

三怡堂叢書

續輜軒博紀

三

卷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張鳳臺輯

三怡堂叢書

中國書店出版

河南省圖
書館藏板

重印說明

三怡堂叢書^刊，清代張鳳臺輯刻。原刻版藏於河南省圖書館。當時張氏輯刻此書，隨刻印隨發行，向無總目，故各家藏本種數多寡不一，叢書總錄所收也僅十七種。中國書店經多方搜集，修補整理原版，共得十九種，可算是當前最完整的版本。現重新刷印出版，為讀者提供一部有一定價值的文史資料。

中國書店

一九九零年春

三怡堂叢書總目

第一函

續輶軒博紀四卷

第一至二冊

豫變紀畧八卷

第三至六冊

如夢錄一卷

第七冊

黃谷譟譚四卷

第八至九冊

玉楮集八卷

第十至十二冊

第二函

圭塘小藁十三卷

別集二卷附錄一卷續集一卷續附錄一卷

第十三至十四冊

孟有涯集十七卷

第十五至十八冊

過菴遺稿八卷

第十九至廿冊

第三函

東京夢華錄十卷

第二十一冊

李子田詩集二卷

第二十二冊

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

第二十三至廿四冊

石魚齋詩選二卷

第二十九至卅冊

第四函

岳起齋詩存二卷

第三十至卅一冊

汴宋竹枝詞二卷

第三十二冊

天根文鈔四卷

文法一卷續一卷詩鈔二卷

第三十四至卅七冊

菱谿詩集四卷

第三十八冊

妙遠堂詩鈔五卷

第四十九至五十四冊

第五函

師竹堂集三十卷

年譜、年譜附錄、報成紀行、師竹堂尺牘二卷

第四十一至五十四冊

第六函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

第五十一至六十冊

光緒辛卯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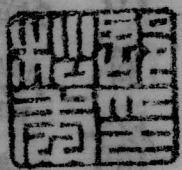
命視學中州以兩河為理學名邦意
必多篤行好學之士潛修著述不
求人知乃訪求遺著藉闡揚往哲
以激厲後進三年以來所獲不下數
十家因擇其尤粹者編為輜軒博
紀刊行頒發以示趨向報滿期迫採
進日多不及收入歸田多暇手選為

博紀續編藏之敝篋幾三十年矣辛酉之冬信陽劉生海涵以修河南通志奉省長張鳴岐先生命至江南甄訪中州先賢遺籍知吾有此續編迂道訪予于虞予乃以手寫本登皇華周咨一卷授之今聞省長籌辦官書局撰款刊刻河南叢書續編已付刷將竣劉生來書乞予一言以弁

于首予又安能無一言哉慨自歐學東
漸聖教衰微道德凌夷綱常隳壞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當此風俗日偷人心日
喪之秋為一省之長官者猶能提倡斯
文訪求遺書表彰潛德謂非伊洛淵
源流傳有緒山川靈秀鍾毓風深又
豈易得此乎宜從役諸多吉士皆欣
欣樂為之助也一髮千鈞之繫蒙泉

剝果之留異日得返末俗于敦龐納斯
民于規範昌明正學吾道大光斯功不
在禹下矣是又吾遠道聞之而極為
之心慰也已

歲在壬戌八月初督學使者邵松年敘



續輶軒博紀序

古者論材造士掌於司徒天子巡狩考職問俗陳詩觀風是以教化行而風俗茂也自封建易爲郡縣而凡所謂論材造士問俗採風之事一於輶軒之使任之然則輶軒一職不綦重歟

國家崇正右文每三年大比必先簡文學之臣督學各行省凡歲科兩試蓋將以論材造士問俗採風宣教化一風俗以崇正學也然爲輶軒之使者往往視爲具文奉行故事其所取舍一視乎制藝之優劣而已制藝之優劣一視乎對偶聲律而已夫欲求古昔聖賢之道以一風俗而宣

教化舉賢論秀一於是乎取之不已謬歟或且窺竊漢學以炫博雜取子語以矜竒甚至趨尙異學有講求西學以博時譽者而獨善之士謹守古聖賢遺訓究明理道敦崇實學者反至屏黜不錄其亦有乖於朝廷崇正右文之意而亦曷重乎輶軒之使也嗚呼此人心風俗之所以變遷而文教所以不振歟中州固人文淵藪崇尚理學自宋迄今代有傳人辛卯之春吾同年邵伯英編修奉

天子命爲河南學政君至之日卽留意採風問俗訪求能言浴學之士搜輯遺書振興書院臚指有悖正學不遵朱子之書奏明於

朝燬板禁行而重刊近思錄廣近思錄諸書若干種頒發各學以資誦習並請將內頒

世祖章皇帝御製勸善要言重鈔通行郡縣得

旨俞允其所以維持人心風化者至深且切任滿後奉

太夫人歸里省墓因得見所輯輯軒博紀正續兩編續編固已去任所輯未及刊行者統觀兩紀中所錄各家文多世所未傳者而布衣遺佚之士亦與焉其要以明道立誠爲本以經學理學爲宗合諸六經之說與洛學淵源俱同條共貫觀所選擇博而能約淺而實精集千狐之腋以成裘滙百川之流以至海足以羽翼正學表彰潛德意至美

法至善已苟各直省輶軒之使皆能踵而爲之庶人心風俗可漸返於正而文教亦不至遷流日下也余與君交最久憶昔年同視席時每以身心之學相切確茲將續刻其輶軒博紀屬余序之不敢以不文辭因釋輶軒之義而書數言於簡端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中春年愚弟潘文熊拜撰

叙

民國九年七月余謬結鄉符籌設四存公會暨通志局與一時賢士大夫耆舊鴻博薈萃一堂搜集鄉先哲零紈斷簡以啟後學而闡幽光然猶或囿於方隅其所訪而購者落落如晨星蓋稽古若斯之難也劉君怡宣好古博文輒爲余稱道滬上書肆繁夥必有曩哲遺珠鄉賢孤本零星散佚於其間而莫之問津者余聞其言而豔羨之卽請劉君攜行篋擔簞躡遊於滬濱道經常熟聞邵伯英學使自督學中州後家居退食鍵戶讀書久矣乃造謁焉接談之際授以輜軒博紀並續紀皇華周咨兩種欣然敬受

之攜至汴余捧誦循環如欽拱璧不禁喟然曰偉哉是紀也直與明成化間劉學使欽謨中州名賢文表并垂不朽矣怡宣之留心文獻如此其勤且勞也顧可以弁髦之耶夫天地感應之理與斯文絕續之緣雲龍風虎聲應氣求千里一室萬古同堂此中之沆瀣相承不介自孚恍若有蒼蒼在上者不忍聽其磨滅而特於簸蕩沈淪之際陰以授傳薪之人俾相延於不墜如伏生受尚書於濟南吳興買舜典於斲頭馬融受漢書於曹大家汲冢孔壁淵源契合援古証今豈偶然哉物每繫於所好道必傳乎其人蓋其由來者舊矣此次劉君遊滬於宋得魏公君臣相遇傳

於元得許文忠圭塘小藁於明得崔文雙洹詞字體開與
校對無訛較舊日所收藏者異常珍貴至輜軒壹紀尤爲
吾豫必用之書今皆幸而得焉豈其好古之誠有以致之
抑凡古今人積半生心血濡毫吮墨藏之名山者蓄之久
而益彰耶揚子之言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是書肆也好
說而不要諸仲尼是說鈴也旨哉言乎漢唐以後賢哲蔚
起以著述鳴於時者不可僂指顧或語焉未精擇焉未詳
轉爲世所詬病必須後此有人焉接踵而生繼往開來取
其書而商榷之斧蒨之始足以傳後世而法天下夫伯英
學使今之靈光也所輯輜軒一書蓋不知幾經甄採幾經

網羅始能撮要鈞元而成茲鉅製也其用心亦良苦矣博
記已行世惟續紀尙闕如也廼令怡宣與王君敬銘詳加
校勘付剞劂庶使莘莘學子先覩爲快旣以副學使表章
之志且以啟豫人士嚮學之心太史公云附驥尾而名彰
謏陋如鳳敢邀附驥之名聊以導豫乘之先河云爾是爲
敘安陽張鳳臺

轄軒博紀續編卷一

三怡堂叢書

宛平柳松年伯英編次

目錄

理寒石先生

趙惕庵先生

趙玉鉉先生

徐恭士先生

黃載公先生

耿亦夔先生

王廉夫先生

鄭介夫先生

卷之十

理瓘和字卿雲號寒石西華人初姓李以其先爲殷大夫
理徵後遂改從理或云恥與李自成同姓易爲理少孤力
學讀書師事邑人胡然講學以白沙姚江爲宗博覽宏通
意氣豪邁所爲詩古文詞縱橫排奐不襲前人繩尺自成
一家言崇禎壬午鄉試被放癸未特命補雋蓋異數也仕
至兵部主事奉命檄虔兵旣至而虔州亂城垂陷先生墜
城死之著作甚富夏峰先生收其遺稿得沙水需言天經
虞華集五倫圖赤城圖諸作姪孫完璧搜各體刻文集詩
集三卷按先生明人也然值鼎革之際著錄多佚文集罕
見茲從揚州唐孝廉陳學考中錄此以冠斯編

讀書十則

一戒戲謔 此戈矛之始卽不戈矛亦是惡習何如一概

莊語

一屏閒事 不除俗務便誤盡一生謝卻則心地清楚此

學基也

一懲忿心 世路是難處的平空之橫逆意外之禽獸在

我惟有自反而已千斤之弩不爲鼷鼠發也

一融驕志 從未聞堯舜周孔說勉強似人者曾見一醉

丐戟手十字街頭曰我怕謹羞殺羞殺

一禁自由 自由二字不知誤盡多少英傑老夭折挫孔

孟一生遂成千秋不死好漢子若是自由便活活自刎矣

一清茅塞 第恐境清矣而腔子內七十三八十四家賊難防也磨礪以須吾刀將斬首有那樣妖魔敢來廝恩

一振惰氣 一般也作文讀書也說聖賢然全不精進日復一日年又一年悠悠忽忽遂爾半生過了此精神不振故也聖人說敏求說發憤也只是驅逐這箇耳

一過往來 死生一牕獨參獨契個中自有神解往來如織何爲哉且安知朋儕之犯戲謔之失不胎之此耶

一黜俗態 讀書取練性最忌其俗若矜尙衣冠言動耗

志飲酒博奕其不爲朋儕之憎惡者鮮矣

一崇實行 聖賢學問踐形盡性今人學問第務梯榮其

於性分罕有實爲體驗者殊不知根本一虧卽博得功名到手戴周孔之冠服周孔之服祇不過教模作樣耳

學庸同異考略

大學止善中庸明善止善之聖人爲人君臣爲人父子與人相交缺卻兄弟夫婦下面卻敘出弟以事長于歸宜家則五品備矣明善之實地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施友缺卻夫婦上面先拈破造端夫婦下面再敘出天下達道則五品備矣大學自明自謙中庸自成自道齊治均平位

育實際格致誠正中和分地而歸趨嚴於慎獨無二端也
其中言命者七曰顧天明命曰其命維新曰命不于常曰
天命謂性曰大德受命曰居易俟命曰維天之命無二解
也博學審問擇善固執則切磋道學之方也正己不求
世不悔則琢磨自脩之旨也戒慎恐懼不驕不倍則瑟僩
恂慄之心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三千三百齊莊中正則
赫喧威儀之韻也有望不厭世道世法民勸民威血氣尊
親則不誼不忘之極致也大學戒閒居之小人戒務財用
之小人中庸戒無忌憚之小人戒行險之小人戒的然日
亡之小人大學八目脩身爲本中庸九經脩身爲首大學

知止而天下平中庸篤恭而天下平惟是中庸言鬼神者
三而大學無之鬼神純乎天者也誠也故開卷曰天誠之
原也大學言好惡者三而中庸無之好惡純乎人者也明
也故開卷曰德明之原也何德性之德何性天命之謂性

論奪情

奪情惡事也乃不虞數見於病時又皆大僚夫匹夫不可
奪志大臣獨可奪情情既可奪則身亦可鹵國亦可賣君
亦可奕孰不可奪乎每讀書至此輒爲血潮髮豎恨不起
九原問之獺魚豺獸羊乳烏哺鳥獸亦有然者况本自無
情飾名奪情是則獺豺羊烏皆孝子也以其情天子不得

而奪也略拈姓名小示推敲 此皆當年冢輔大臣生前
宮保歿後易名竟不知三年喪爲何事而公然覲面天日
亦可傷矣仲尼不爲衛輒謂社稷山河不敵骨肉天性故
也夫君子立朝方欲正天子行三年喪大復千古曠典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斯則獼豺羊烏皆得做人以不
能已請諸公自作春秋當用何如書法

沙水需言摘錄

四書中有音節有正語有權語有哭語有笑語有澹澹語
有激勵語有不了語有緊語有因語有感語有影語有無
端語種種不一如天地之陰晴冷暖日行月移瞬息百變

不可端倪儒家一例講誦盡走死局千秋活跳事物束縛不令動轉是匡圍陡起於肉眼秦火再燄於腐胸乃從而攻匡誅秦以燕伐燕所讀何書

古人讀書具有頭腦如宋人讀學庸論孟法可見漢儒雖精奧未極然大處儘提掇得好今則一味鹵莽借爲漁青獵紫之媒除卻八比別無學術卽讀諸經鉤子史亦是此副意見佐助八股與學之一字了不干涉予嘗謬謂朝廷朝罷科目秀才夕罷讀書不妄也高深不具論如論語二字疏云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圓轉不窮故曰輪蘊含萬理故曰理篇章有次

故曰次羣賢集定故曰撰答述曰語此等處白首不知理會十嘗五六甚至並論字讀爲去聲又有讀雷音者訛謬相傳累世不變良可歎也

仲尼微言不盡於論語禮記家語所載真僞影響難質論其斷斷無疑則思孟引言者是子思引二十一條散見乎論語者二孟子引二十六條散見于論語者六引仲尼之事數條散見于論語者二其餘不知皆出何典不謂二子所引外遂無餘裔然則仲尼微言不盡于論語並不盡于思孟所引故學者當體會仲尼所已言當體會仲尼所欲言當體會仲尼所未言當體會仲尼所欲以語我者如我

見仲尼當有何問我侍仲尼命我言志我作何對我與諸賢同時作何功課遇陳宋匡蒧作何情味舉動如此看去論語世界儘寬論語笑語儘活

明道看論語專看仲尼氣象此意開學人無限悟門予更欲備索其笑語之韻覺滿前太和換人胎骨靈人肺腑蓋嘗按而求之開口言悅言樂則言貧而樂言樂不改言樂在中言樂忘憂記者言子悅子樂言莞爾笑是何仲尼之善悅善樂善笑哉以至溫良恭儉讓五德中皆樂意也耳順心知二十年皆樂境也言與人歌言反而和則非一歌也言取瑟歌則且瑟且歌矣言哭不歌則不哭時半歌

場也又何仲尼之善歌哉至於自以爲幸自以爲戲無非
歌意樂意之徬徨耳夫一部論語文章幾何乃歌與悅樂
層見疊出微言豈費辭之籍而春風非一筆可描則記者
意遠矣至求其怒則斷斷絲毫無有鄉黨備寫聖真惟不
言怒他如記子畏子慎吾憂矢天陳絕宋要諸凡喟然慨
然處色色點染鬚眉動盪無境不摹卒不及怒字然則聖
人真無怒也學者觸事臨境怒多而悅樂少則未嘗看論
語也予旣述此則取論語復按之見滿部中章章句句有
悅樂歌笑之聲有引我悅樂歌笑之教予乃迹踐而響尋
之甚矣予小子之悞也學者謂以是讀之怒耶否耶悅耶

樂耶笑耶歌耶否耶則活仲尼宛登我几研問

伏羲作易後三代遞用之首良首坤首乾彰若日月獨唐
虞兩聖妙闡道奧未嘗一語及易殊使人疑今按易文除
屯否賁頤剝咸遯革明夷外其五十五卦言中者反覆疊
疊幾將中字飲之食之醉之飽之夢之魂之未厭也乃堯
舜當年密傳祇惟厥中一言則兩聖於易深乎其深全無
端倪可窺信善易者不談易也

唐虞是一樣世界三代是一樣世界到春秋時便是三樣
世界何三曰列國是一樣世界仲尼門中是一樣世界者
世界裏又生出許多世界

龍馬負圖伏羲則以作易文王乾爻坤象便從龍馬說起
兒不離娘瓜不離秧理與喘息文章縷索俱于閑手處一
時逗漏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則宜曰三道易何以名三
才也者善天地人之用而為言也能體天地能發天地
能鼓舞天地而不窮于天地是曰人才然則非五臣十亂
何以名才後世人才幾何必也濂洛關閩諸先生乎管子
天下才吾不信夫道則一而已矣

論語之集距仲尼歿時上下五六十年

此處漢疏失考

其氣純理

精如仲尼自寫其意中事自道其肌膚之寒燥痛癢時顏

會輩皆卒尙有此種文字是則仲尼殲彼諸賢欲作工夫
聖人神化竟到此個田地學者不可不深極而幾研也

吾敬五福之四吾畏六極之五

生萬古之天下者六經也生六經者聖人也生聖人者誰
也

君子何以獨立不懼惟獨立故不懼若恃人而立何能無
懼三軍奪帥不獨故也匹夫不懼又何奪乎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正是獨立學問上下天人任我徜徉

趙惕庵先生夏峰高弟未得讀其著錄前編附一傳略以備訪求今讀馮樸園所錄先儒要言有先生數則嗣又得偃師張果齋先生鑑所輯淺近錄多採先生困亨錄語亟爲彙收一編樸園謂惕翁學鞭辟入裏最有益於學者雖不及夏峰之闢大然求真實得力竊以爲在此不在彼又曰惕翁先生切近精實無一寬皮語無一元虛語是真躬行之學知言哉

惕翁曰凡人只要辦個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已進退是自已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

處事處人看得長遠便少悔

天下事有何難處礙於己私則難能去己私自覺輕鬆學者自體驗之

慎獨只是不敢自便不邇不殖聖人也是如此做

觸物對鏡動而卽覺覺而卽修才是腳踏實地較平時靜裏力量百倍

天下小人真有出於人情外者其閃爍飄忽如鬼蜮以意料之愈中其惑惟以道自處則在我者不失彼將自窮矣經歷世故之人變態備嘗耐煩習勞若固有之然後見定而不移神閒而不漏

自反是反否爲泰神藥懲忿窒慾良方

慎言必在家庭始妻妾婢僕易於無忌此處一肆他處總是襲取所以正心件件都從裏面涵養克治出來言不期慎而自慎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昏况富貴貧賤患難種種不齊之境入其中者如一葉之扁舟泛重溟波浪何日達岸溺者相接未溺者亦終歸於溺而已以其不知止也所貴乎師友者以其能指人之所止所止謂何曰臣止忠子止孝兄弟止友恭夫婦止別交止信得其所止雖富貴貧賤患難之波浪排天倒地而不能沒我忠孝友恭別信之實詣時

而通則以所止止世人之不止雖大行不加不加乎此也
時而塞則以所止止家人於皆止雖窮居不損不損乎此
也此之謂知德此之謂所性此之謂師爲天下善

不要談元說妙說精說一但於人倫日用間曲盡此心豈
不是真精真一若舍卑近而言高遠只成說話何益

求諸已是聖賢寬平大路不然則責人怨人妄見橫生人
我偏窄如踏坑塹安能展步

學者莫求解聖賢語須要認自己心明自己事依文能解
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

仁人心也但當存此心不放不患不仁存者提撕於日用

之問

閉門看方三年見無病不可治及臨症覺無方可用聞見力極則止至于應變無有窮竭此論學妙喻也

學以思入以事實

數長忌盡道妙留餘欲人如我意我不如人意跬步可行乎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人已之通也未有無人而有已者也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從根本上做去初若紆緩而成則堅固也

說食者不飽程朱之學辦菽粟者也

以上馮樸園先儒要言

正家道必順父母敬妻孥先蒙養內外之本也明譜系篤親族潔祭祀始終之禮也本立禮行家必昌矣

鹿太翁云日用間祇求此心過得去此透頂語也自便自私者失其本心何過不去之有過得去者安宅也過不去者修此安宅也學莫先於識仁識仁上可至於聖賢下亦不失爲忠厚長者

遇適志難道不樂祇是心氣不流不流所以言笑不苟遇難處事難道不憂祇是神明不亂不亂所以眠食如常吾於夏峰先生見之矣

理不協情則爲偏執之理情不由理則爲私溺之情故人
情乃大共之理天理乃大中之情

不動氣事事好心平乃可以觀理動氣不必到徵色發聲
無分喜怒有觸而動卽是

聲色安能無不邇焉爾貨利焉能無不殖焉爾聖人不過
如此惟其不邇不殖故能奔走天下之聲色貨利爲我用
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
有沾滯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

熱鬧場必不可入富貴想必不可有勢利局必不可附便
宜事必不可占忠信篤敬守身事親卽爲鄉里善人亦足

重矣飾言名理而心地不潔無益也哉

不於小處微處平日忽略處用力廓清必無以爲任重道遠之基此病痛不理會揀盡方書閒談而已

常見得自己不是乃進德之本但見得不能拔其根本與不見何異

時時訟過如服良藥刻刻責己始算活人

有天命之命氣數之命有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必使天命常行能挽氣數不爲氣數所圍天性常明能化氣質不爲氣質所昏此聖賢所以重學也

瞬息皆易瞬息皆占一念動靜而吉凶見知愆而愧者悔

也知善而難者吝也悔吝分吉凶間悔而遷善改過悔之趨於吉也非徒悔也吝而善不遷過不改吝之趨於凶也不止吝也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念之哉真學者必能衛生以其知德性之尊而絕嗜慾之患也不竭歡盡人之忠是恕無此如何可行徒憎懊惱錮其虛明耳

自處在處人上體驗處人在自處上省察故寬人者寬己者也愛己者利物者也

余每於難堪之事不平之人輒念古人寬忍處不覺愧赧諸念永釋

經車車世經卷一
三
不學之人遇患難如薪之火久則燼矣知學之人遇患難如金之爐久則純矣

有諸已謂信無則自己信不過安能使人信朋友間此第一要緊

有勞於人輒有德色報少遲便有後言皆世俗故態不足怪惟當慎於相與不可輕借勞於人

陸象山云知人情無常方能料理人吾謂處無常以有常則無常亦有常矣

須識此學是樸實頭守拙事絕無占便宜巧躲閃處惟不愧不忤天理許可耳

施恩於不報之地可以言愛矣懲忿於可怒之時可以言
勇矣閑情於邪緣之便可以言敬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卽奴僕婢子亦當如是處之不止爲
遠怨地卽所以敬天也貴賤分也勢也人等耳天之生理
無擇焉

以上張果齋淺近錄

以上諸事...

此處文字...

此處文字...

此處文字...

此處文字...

越國鼎字玉鉉鞏縣諸生生而清明甫四齡誦書輒記識
解卓卓及長毅然有志於道嘗探龜山夏峰先生操心之
說名其齋以自勵嵩陽耿逸庵先生心契也援紫陽謂蔡
季通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以辭師席又稱爲真能從敬字
下工夫者可想見先生之學矣嘗居白雲山側學者稱爲
白雲先生著有學修錄論辨集語錄若干條

論辨集摘鈔

人覺得以前所爲有不是處便欲寡過便是知恥便著力
行亦惟是日用間將此改過遷善四字時時省察時時克
治務歸於有善無過而後已焉古人檢身若不及卽是此

意

天來大的道理只得箇徐行後長的人便自能領略得起
上達只在下學裏道心具在人心中心

聖賢之喜怒關世道之盛衰夫子莞爾而笑孟子喜而不
寐其意同一憮然一不豫色然意亦無有不同者此可驗
氣運之升降矣

問先儒有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有曰人心之不同有
如其面然蓋一心耳何以分異同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
然者分明說箇道心也自是同有如其面者分明說箇人
心也自是異

問周子云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作何解曰先儒嘗言
之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無失非靜而無
靜之謂乎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
非動而無動之謂乎靜存動察無容少懈非體乾健不息
之謂乎故曰神也

從聞見上起念卽從不聞不見上消歸向思慮上研窮卽
向何思何慮上究竟究竟到一致處便消歸到同然處矣
原無障礙卻不離戒懼慎獨故曰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無之非是無人弗足所以參天地備萬物只須箇反身而
誠都統括盡了

學修錄摘鈔

夫人生當各以其心爲心之時有能使之勃然奮起以大
公之心爲心者其惟嵩陽自課乎有曰人心道心無兩箇
心人心收處便是道心道心放處便是人心至哉言乎何
其平易而簡當也因思孟子曰仁人心也卽人心收處之
謂也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卽道心放處之謂也故曰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因著學修錄以求放心
云

吾人乘此四德見端之明卽加存養擴充之功一惟於人
倫日用真切實際處爲下學之則於爲己謹獨戒欺求慊

處爲進修之方此乃適道之路入德之門識得門路正好
入頭進步循向上去卽孟子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特未便以此爲極則耳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試繹
之苟者誠也經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云云此皆擴而充之
之功夫及功效次第也能充其量使止於明新至善之極
致如此猶不足以平天下保四海乎又曰苟不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則彝倫斁而天理滅矣如此猶得名之爲人乎
往訓諄諄羣覩共快大學言明明德明人之所以得乎天
也中庸則言明則誠乃人之所以合乎天也論語序達德

而以知者列仁勇之前孟子說仁義而以良知啟愛敬之
原程子則本居敬以窮理朱子則格物以致知類而推之
聖賢言學莫先乎知聖賢言知不離乎學朱子曰不格物
而言知則其知也妄矣猶之不食而曰飽則其飽者病也
故雖有聞知見知生知學知困知之階級不同及其至也
總一行所無事而已豈非率性自得之謂與况乎秉彝之
良人皆有之縱被利欲戕伐殆亡殆盡其根原命脈猶存
及經滋息於日夜值清明於平旦此心幾微之良一萌便
覺透露其端倪苟能從此操而存之順而養之擴而充之
亦足以通德類情而復性朱子曰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

彝有不可滅絕者耳夏峰讀之曰此痛哭流涕之言足令學者感動而奮發苟或不然徒恃一隙之明一得之見一藝之長而輒以此爲極則恐將本有之知乍明乍滅本有之誠乍作乍輟外誘之私不勝去本然之善不能充吾懼其易入昏惑放肆之路徑也亦可哀已

問道之千變萬化頭緒甚多何以一中便做得徹上徹下也曰制心到不偏不倚處便是大德敦化制事到無過不及處便是小德川流所以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顯之則夫婦可以與知能微之則堯舜猶有病只是一箇道理別無道理

程門尹彥明謂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
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或疑此道至大恐非克己所易盡
曰試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何等地位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是何等氣象

爲學只向切問近思上理會便自無汎濫處如孔門言仁
言孝便是切門近思處

欲知顏子所樂何事須玩顏子所好何學語極真切

人爲氣習所勝發一言行一事偏道是自家的長處不知
此卻是自家的短處最宜猛省

君子思不出其位得時止之義而時行自在其中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得時行之義而時止自在其中讀劉靜修遂初亭說夏峰云會得此意無入不自得以是知曾點些兒活計中涵無限太和唐虞成周無以過此何也其位殊其致一也故孔子贊易象辭多繫以君子蓋以君子能隨時處中耳此夏峰有見而得之靜修靜修有聞而得之曾思曾思親承父師之訓而申重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云云

問先儒胸襟灑脫聞道最蚤作何解曰只是開眼便見得道理活潑潑地孝弟忠信原吾性分所有事須與離他不

得循循行去毫無不慊於心以求全乎子臣弟友之所當
爲者而已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只是
箇不妄惟不妄求則心安不妄動則身安身心旣安樂在
其中矣以故聞道最蚤此惟曾點周程數君子曾從此中
領會過來淺學未易喻也

知天人同原則知性道教之無二致中庸首言天命終言
達天德而究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只完得吾人性分
內事總是一箇大中至善之理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
無極

程門游定夫解中庸首章云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

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此語極真切從古聖賢須自這裏領會過則中和位育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固修道之實功亦立教者之開源第一義也昔羅仲素授李延平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即是此意

問誠明曰本體渾是天理物欲障隔不得問明誠曰莫認人欲作天理莫令外物擾本體問功夫曰日夜兢兢持循著裏而已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便是天人合一之旨歸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便是體備於己之天道強怒而行求仁莫近
焉便是誠之者之人道人道得則與天合矣故聖人無我
言未出口而怒橫於中便與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相反
人言未已而爭辯當先便與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相反此病不除害道為甚如何學得聖賢

學者須有持敬工夫心乃小須有窮理工夫志乃大易曰
兇有師保如臨父母非小心之謂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非大志之謂乎

問古人有言一生事業恨末了何也曰只是一箇生理蘊
結胸中耳恨未見之施為也日施為若何曰大而訂謨定

命遠猶長告小而夙興夜寐洒掃庭除粗而農本末作採
山釣水細而應對酬酢日用飲食這些事業都是本此心
之生理發見出來運行乎宇宙之間而無一息之或停也
何也吾人此心古人亦此心也但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也天地此心聖人亦此心也但聖人先得天地之心以
為心而全體此心者也夫天地之心不可見而於春夏秋
冬生物成物見之聖人之心不可見而於事親從兄仁民
愛物見之此則生理也生理者何曰仁也仁者渾然天理
流行不息與天同運與物同體聖人全體此仁者也疾疴
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是其

體之無不備矣達之天下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厚隆薄
殺明如指掌是以上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萬物咸
若活潑潑地各得其所是其用之無不用矣故曰道無時
而不有無地而不在學之者則必以聖人為歸宿焉學而
不至於聖人不已也顏子其庶幾乎周子曰聖人之道入
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曹負子曰千萬世
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
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生物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
學未輟於命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
疾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

道古今於一息因述二公之言遐思往聖之世蓋堯舜猶病總是未了仲尼皇皇了得幾何然則所以未了者固天之所以留餘忌盡也夫何憾

竊聞千聖萬賢不出夫子一矩之範圍朱陸異同始開晚宋談論之流弊法戒昭然歷歷可考是在學者之默識耳然道以中庸爲至學以孔子爲宗顏曾思孟得其傳周程張朱紹其統繼體諸賢雖識有大小見有偏全莫不皆有聖人之一體焉試以及門具體者論之好學如顏子博約之功深克己復禮領會聖言不違如愚默契聖道見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之實是顏子非得之於聖人

之口耳得之於聖人之心也周子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又曰學顏子之所學厥後象山白沙諸賢
彙是學顏子之學而失之過者也守約如曾子慎獨之功
久日省其身仁爲己任敏悟一貫洞徹聖道卽聖人一語
一默莫不熟察而詳記是曾子不特傳聖人之著述容貌
顏色辭氣且得聖人之神也朱子曰凡曾子之言學者所
宜深思而熟玩又曰曾子之學本孔子手授孝經上來所
以卒傳其所受之正也厥後濂洛關閩諸賢彙是學曾子
之學而如不及猶恐失之者也故夏峰謂中州有兩路學
脈者此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卽吾夫

子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之謂歟及語子貢一貫則卻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何也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堂堂子張外務名而內鮮實以問爲達居之不疑夫子告以多聞闕疑云云者乃各因其病而藥之也論語所載諸問答率多類此大抵孔門之教如天之生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二矩也故曰有教無類後之學者或厭小而務大舍近而圖遠是離下學而求上達也可乎哉甚者鼓炫才情競長角短妄分儔類拆裂聖道殊失曾子繫思昔友從事之語矣然則吾道之所寄果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乎抑在吾人默識而躬行之者乎

致嵩陽先生書

徐作肅字恭士商邱人順治辛卯舉人兄作霖與吳伯裔
伯胤侯方鎮方域張渭賈開宗諸君子雄據中州壇坫作
肅尙未冠磨礪奮興追琢於其後搖筆驚其宿學長者兄
沒存者獨開宗方域方域復修社事而益以徐鄰唐世琛
宋犖爲六子海內之相與求應者落落矣著有偶更堂詩
文集按鄭介夫墓表稱先生才大如海骨峻如山是先生
人品高潔不徒以文章重一時然如侯朝宗宋牧仲諸集
多家有其書偶更集則知者尠矣函錄數首以表遺逸

贈增宋之塙入學序

吾鄉先達之以名賢著者在明神宗朝則曰宋莊敏公在

宣宗朝則吾祖正人公二公先後相去百餘年嘗見莊敏公作邑乘爲辨正人公奪情之誣顧謂二公善也兩家子亦世相善近益迭爲婚媾吾子世際旣娶于今水部君子昭女而吾女復許字太學君景先之仲器阜如然吾邑仕宦之後之稱縣延者惟我兩家同卽閭里之所頌傳無不同而戶丁之多寡以及仕進之赫奕則不同豈先代之職官有差卽所施澤有間而箕裘亦有異與抑後人之有勉有不勉與歲康熙之己未阜如以童年一試爲博士弟子員凡在姻戚稱文以賀例也予乃執魯言曰夫景先爲莊敏公會孫雖其先秋部公以來能繼其世至景先之昆季

子孫日以繁業日以茂然景先之冢君聖蹟復以縣令起家諸孫多至七八人方在未艾前列膠庠者二人今與阜如同雋而三曰佑宣者吾蓋見其文矣嘗驚異其才而阜如又以髫齡一出而捷得殆所謂瑤環瑜珥稱其家兒耶景先之德著於鄉忠厚傳於世以紹莊敏公無盡之緒教成於家固宜其子孫之蔚興也然詩曰無念爾祖予惟期阜如如乘其始進之年用其方茂之力策其英銳之氣高翔傑出近有以慰其父而遠之以光昌其祖卽吾之冀望於阜如又甯第約取而已也在阜如勉之而已予平昔每惴惴祖德之替以訓於家而舉茲以殷殷於阜如亦誠以

家聲之積不易也。猗與使祖宗之炳炳於數百年者而能相引於後以永其燄，愈以動閭里之稱說，以爲盛事，則所責仔肩於後之才賢，豈其微哉！卓如勛之，勿謂我不以頌而以規也。

四書正序

代許司訓

覃懷之於宋，隔大河南北之間，蓋五百里。而遙予幼時，每聞先進言及雪苑人文之盛，竊心嚮往之。己未春，適司訓蒞土，意所謂昔之傳聞而欲一見者，庶幾得晉接其人乎。詢之多，不幸死矣。客有以侯先生朝宗古文詞進者，朝夕讀喜，又出於常聞之外。因憶雪苑人文之盛，豈無致專於

濂洛之學以闡發乎心性之微者乎當不徒文章之藻麗也末幾又得太守閔公所刻張先生于東四書正者急取覽之信乎其裁去姚江龍溪諸家以折衷於考亭也融其偏而會其全也汰其疵而證其醇也簡而該條晰而不支由宋諸子以上合乎四子者之奧信乎其有合也然則侯其韓歐而先生其洛閩之續耶乃侯先生之書傾海內者已三十年而先生所苦心積二十年而閔公始刊之甫成而閔公歿其家人載其版以去里人澄嵐趙君懼不遂其傳也遂重刊之而請言於予予固喜得是書而讀之且欲多所購焉以藏之家以歸而廣之梓里方歎其成也適得

其傳又幾幾乎將不徧其傳也趙君之志非予所樂取而與之哉卽物之不可磨滅者斷不能終使其銷沈此書誠不患其不傳然是舉也閔公爲之地處其易而今之繼者勢有不侔夫豈其篤好耶趙君之志非予所樂取而與之設况予又司訓也

劉山蔚古文序

予年十二三卽耳里中劉干之名記崇禎之辛未鄰邑有新進士某假干之文以行一時無不嘉予而虞山楊子常顧麟士尤急賞歎久之乃知爲干之也予雖幼已聞而慕之又十七年予出交諸人士而干之時逃於禪不得近又

四五年千之死城破之難今老矣乃得與千之之叔山蔚
游山蔚之與千之蓋劉氏後先相映者也十年來予每讀
山蔚之詩若詞而喜近益出其所爲古文命序於予而喜
復踰望其立言本於道修辭準於古神明變化於作者之
間縱橫揮灑無不如意以暢其所欲言而程度不失嘗觀
遷固以來及唐宋諸家文美矣理不必醇宋儒語錄要不
可作文字觀今山蔚志專於道而追琢其文抵掌古人予
之俯首山蔚豈有際乎韓子有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
之所與如見元賓焉予不幸而不獲交千之其猶幸而獲
交山蔚不差足慰乎然當千之之知名也尙未暇作爲古

文而山蔚與之比蹤乃不止於制舉藝干之盡節於賦義
正矣而旁人釋氏山蔚則粹然儒者也予之慕山蔚安得
不較干之爲尤至也哉獨是干之稍出予先當予不知爲
文時旣不能進交其人而遭亂以死而山蔚又稍出予後
卽與之游年紀逾邁精力日以去而已無意於茲豈能從
而相砥礪也然則予後先其叔姪之間亦祇深其感歎也
矣

賈靜子古文序

靜子爲古文凡若干篇其門人睢陽吳君伯其官京口選
刻之方始事其子發秀攜數葉以歸余讀之曰此可以傳

靜子矣自靜子有文字名垂四十年中間非譽參錯余鄉
誌靜子墓且及之矣然要其遲遲不售數爲變法撫華任
誕有以召之亦顧其科舉藝而非古文也自鄉二三子起
雪苑於古文猶未深造振興者在侯子朝宗庚寅秋靜子
自南來朝宗預爲書戲拈生平欲遠道投之動其一笑作
成示余余驚喜甚細爲品注朝宗覽余注亦且豁然指歸
易其鄉作卽朝宗前此猶未卓然也靜子歸而兩人者講
益力靜子年旣老識亦益定而學爲古文遂出入秉於法
度而一二趨時工進士業者間猶誚之歸震川曰近世進
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不復知有書遂不復知有

進士之外之文今靜子之文皆在也其恬然有以馭其氣粹然有以潔其詞凝然穆然有以適健其章澹宕其神所得於抑揚斷續之間固非淺涉者所幾也今朝宗之文世多好之矣朝宗之姿餒固天授不可躋而靜子確乎軌度大雅卓爾稱我雪苑二人可也嗚呼文章千古事信其言矣或聞於後者人人而始不過一二人或稍掩於一時而大章於百世夫以楊子雲氏而當時尊奉之者獨一侯芭曾子固之信於同學而不無顯晦最後定有八家之列乃靜子所著既幸有吳君表章之字內安知無廣有鑒之者而更百世後亦且傳之無窮而目前者又何須計發秀來

求序因裁此付之

侯朝宗遺稿序

朝宗遺稿凡若干篇余選六十二篇以屬其子曉刊之嗚呼朝宗之爲文竟止於此耶余與朝宗日夕晤語時出其言以相示者今祇見其文耶以朝宗之方爲此也亦曾幾時遂不自見其集之行耶朝宗生平爲文最易亦最多嘗半日可二三義而海內數千百里皆無不知有朝宗者率自制義見之也朝宗制義嘗有雲卧居之刻矣又嘗有雜庸堂之刻矣當其少年才思橫溢事物感觸賦咏而外間於制義焉發之卽其尋常命筆約不肯俯隨人爲經生言

故每一篇出人多驚異頌傳而轉相望慕者以其雄駿不羣也陳黃門敘朝宗以方豫章之陳大士信然不可易而朝宗此文則自順治之庚寅憶爾時朝宗方與余討今古文於軌度古文則準之唐宋八子今文則準之考亭之章句或間日一作或日一二作至命酒高談將無虛日而余拙鈍偶一涉筆他皆寄話言於酒每賓從雜選號叫迷離而朝宗之文成矣嗚呼何其雄也記一日晦前夜與朝宗操馬箠歸月中思方句餘率無不聯笑語坐將旦者因戲謂我輩若此何識月有盈虧而不謂朝宗之死倏忽已三年也或且悲朝宗之才宜早遇而竟不遇古之懷奇才而

終悵鬱不止朝宗也且以謂朝宗之文在雖死而得不死
要朝宗之文章歌詩已庶幾於古作者傳不傳不必遇不
遇也獨是以二十年交與其人又屈指零落喪亂之餘而
復不幸天折哀集遺文朋友之責而痛悼及之也嗚呼曉
其守而布之可也

侯氏族譜題詞

一方之風俗或始於一人一事而遂以成其習之美惡卽
不必有權以導之勢恒動之以所見也人不能皆賢不能
皆不肖事日觀聽於耳目久且安焉以爲固然是作者要
也嗚呼徵典親族之訓著於書行葦之詩作於周公古之

聖人凡以爲教化之大者固人人知也自吾昔之及見於
吾里也其祖父兄必愛其子弟其子弟必親其祖父兄不
惟是戚誼等尸之少長之名稱且有不少借者矣子弟之
見其父兄之友且有如對其父兄者矣今則一門之內爭
訟者有也弱則欺之有也利則奪之有也有急而反力以
擠之有也初偶行於一家今且漸而繼焉若而人不必貴
强有力而使人爲之動非其事之恬習於耳目也耶里中
之望族於今首侯氏明則光祿太常公興於前司徒司成
公聯於中而比部亦再踵於今也族繁處闔久而疎焉或
亦其勢司成公之子曰方岳者起而爲之譜而於敦睦之

約致其惓惓吾謂侯子之舉不獨於其一家之內爲可美也夫變習之美而爲惡者事可以一二人而釀衆人之漸也則變俗之惡而爲美者事亦可以一二人而感衆人於不知也當風俗澆漓骨肉寢薄之時而有不忘一本之思此其意固爲賢者之所急與又侯子不敢專其事也讓美於其祖曰太常公志也且又非夫明於孝之大而可以風耶侯子述其義授予讀焉而求予言因爲書其大者歸之

孝廉公家傳

四兄孝廉公諱作霖字霖蒼少穎異爲文峭岸不羣年二十父廣文公年老用例以貲入於庠公弗屑也學使者何

應瑞來校士公請更從童子試補諸生入賢生例考優者
充附公試又得附應瑞銜其兩試涵法降從社然終奇之
也未幾學使者潘曾紘試第一會南昌萬元吉知公卽以
第一人領崇禎庚午鄉試公有濟世志甲戌再上春官策
有崇苛察密法令語乃深中天子之隱者分校傳冠薦之
主司已入錄轉憶其言直恐得罪游移久之卒置副車中
州之文前此頗未大振公與劉伯愚侯方域吳伯裔伯眉
等實起雪苑一時江左有徐吳劉侯之目初鄉薦時里人
覽其文宰相顧錯愕得東鄉艾南英論乃定久之且爭譽
云公凡四對策悉不遇益多讀書與同儕相砥礪值國事

日非未嘗一日忘澄清也其膽識過人時遇盤錯不能決者公應口剖之義有當爲卽彊禦不畏也而強智者當之要無不辟易吳伯裔有詩曰舌鋒孤峭徐霖蒼眼大如斗氣如霜侯方域傳曰短小精悍遇人皆以奴蓄之差得其髣髴焉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寇宋從當事者死守多所計畫城破之日有見公於賊中者是時賊來率無不易衣飾匿姓名親知相遇皆佯爲不識以冀倖免公仍服其常服一遇見者起揖如平時辭氣激烈見者俯首不敢答見羣賊或勸或怒蓋奉其主之令欲迫脅公以用故不驟遇害見者遠巡去公語之曰若輩皆草竊旦夕授首耳我卽未

官已深荷朝廷恩肯爲若污耶與子便永訣俄傳死於賊矣賊退後見者與予言甚悉嗚呼公之志於死固不待臨難始知之也

弟作肅曰公蓋長於肅十三歲云廣文公之生肅也年已過者肅方就學嘗語肅曰吾長年不能時教汝當師事於而兄公實友愛肅稍成立皆賴公也嗚呼昊天不弔今但餘杖杜之悲哉然公固所稱得死所矣卽尋常涕淚烏能以辱公與烏能以辱公與

黃載字載公祖居開封後徙洧川徙封邱而數遷家於項
入衛輝府學後改隸開封歲貢生篤嗜學流離患難未嘗
釋卷孝友型家一堂雍睦與睢州湯潛庵登封耿逸庵同
受業於容城孫徵君資良師益友得濂洛正派同時封邱
杜士林鄢陵梁曰緝沛縣閻古古皆高其爲人講道論學
往來贈答稱心友焉

詠壽歌

并序

余家嚴慈兩大人同誕已酉一於仲春一於仲秋今歲一
周甲子正人子稱觴頌祝之期况我家嚴久抱沈疴幸賴
頤養用集多壽可慶實甚其在素封之家每有賓客盈門

持羊酒來賀者卽不然或備物備禮盛筵悅親以介無疆
壽當亦人子快事也余俱有所不能但率我弟兄兒姪輩
稽首依依膝下庶望吾親加一餐因爲此歌以自見夫何
人之禱親者豐而吾之禱親者嗇乎余聞之事親莫大於
守身守身莫先於養志余惟兢兢於此而已若夫多方營
謀僥倖厚利以供吾親一朝歡余小子願謝不敏焉
大造生成乃至德春華秋實可紀勒甲子周來見天心庶
彙森森咸載色高厚湛恩本有餘甘霖細灑和風噓貞元
久道化奚若浩然一氣更磅礴遲暮祁寒苦無依桑麻花
絮歲早飛原隰稼穡嗟維艱黍稷續紛堪怡顏六經文字

亙古傳發蒙啟悟祖先天昏墊旣敷爲膏壤水獲攸居食
井養時數平陂關會運楚客何故頻相問美利優渥豈嘗
言布濩遠注似雲屯凡茲生成物皆賴昆蟲草木都不外
愧子俯仰處其中曾無涓埃答蒼穹鶴鴿啼鳴芳樹梢桃
李競秀在東郊終年佔畢類碌碌寡營少事卽佳福綵戲
堂前安所祝松柏歲蕤南山麓雨間生成莫比倫夙夜明
發懷二人

過鄢陵書贈梁伏邱

之子來何處鞭驢自項城一壺今夜酒三載故人情著作
愁王肅行藏負屈平寥寥千古後若個肯修名

題楊烈婦祠

志烈由來著大唐荒煙蔓草共淒涼織文久廢無人識遺
像猶存往代妝仗節渾如顏太守捍城不亞張睢陽英風
閨閣當年事留得聲名萬古芳

陳處士曰載公先生余誠實仰慕從先生胞弟輔公先
生齋孫印萃熙者訪先生著作僅得詩三首附以夏峰
先生手書答問一則詩一首暨擔峰靜庵兩先生詩三
首其餘遺文無一存者復讀吾邑萬衡門先生集得贈
先生詩亦附錄焉學者觀此亦可以知先生梗概矣是
編從楊仲唐孝廉陳學者考錄出頗有誤字未敢臆改

耿帝德字亦夔太康人康熙癸卯舉人官商城教諭丁酉
服闋補永城年十歲時父病不食亦不食或謂爾童子何
自苦先生曰父不食我能下咽乎年十八餼於庠聞容城
孫徵君講學蘇門負笈往從與睢州湯孔伯登封耿逸庵
友善同以理學知名居憂哀毀如禮不飲酒茹葷入內者
三年著有學規八則日知錄慎思錄孝經序解先生傳略
已見前編茲得遺文二首亟錄之

募修陳子祠疏引

自聖遠言湮學術分裂紛紛禱祀雜然並興延及今日二
氏之徒轉相煽惑人心之不正孰非道教不明之故乎今

欲明聖道崇正祀正人心不可謂非邑士大夫之責也如
陳子者隨春秋祀於文廟大禮聿修甚盛典也所獨惜
者墳墓之所祠堂久圯荒煙蔓草往往令人有弔古之悲
焉夫聖賢之生爲兩間正氣所鍾其生身葬骸之所必有
英氣靈爽司一方人文秀傑之氣而一方人文秀傑之氣
亦隱隱憑此以爲嗣續興起况陳子爲聖門高賢而聖人
溫良恭儉讓之德與立道綏動之化何者非善問有以發
其隱哉士生其後欲開承斯文爲後世法可令先賢之祀
缺而不舉耶余等不敏與諸同志約修祠舉祀邑父母先
生達尊長者慨然樂輸矣願各隨心力共襄美與扶助文

運偕登大道未必非維世教正人心之一大機會也謹啟

陝西入簾誓神文

維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八月朔越誓日庚辰河南歸
德府永城縣儒學署教諭耿帝德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大
成至聖文昌星君陝西城隍之神前曰惟文運原關乎國
運斯人才實繫乎民生故國有賢人則世受平福然欲求
實用必遴選真儒茲當癸酉大比之期實值關中掄才之
會德中上下士猥膺旁求共處闈中分房考校爰隨兩大
總裁越及同考試官上奉 朝廷求士之盛心下副撫軍
聘來之雅意矢公矢慎必誠必敬敢有夤緣循私關節浼

進明有憲典幽有鬼神嚴加殛誅罔有或貸嗚呼始進之
不正固士子終身之厚辱衡文之不公乃臣子欺君之大
罪披心矢誓神其鑒諸

此州人未嘗... 衡文之不公... 臣子欺君... 罪披心矢... 誓神其鑒... 諸

此州人未嘗... 衡文之不公... 臣子欺君... 罪披心矢... 誓神其鑒... 諸

王連瑛字廉夫號西莊永城人康熙甲辰進士官直隸安
肅縣知縣多善政行取禮科給事中典試福建以策問誤
觸權相鐫級歸隱於西莊學行純正著有遺安堂詩文集
板毀子禔字安甫著有游笈隨筆

重修八蜡祠記

邑侯王公治永城之明年八蜡祠成侯率其僚佐合宴以
落之而屬余爲記辭之不可乃告侯曰余蓋作吏於畿輔
之際而知其難也夫吏奉上法治百里之地意所欲爲宜
無不得者若夫顯者有所操持以侵吏權則訟獄不得其
平桀黠者引吏胥爲腹心據里甲爲窟穴厚攘於民而以

十一輪於官則農夫無所告豪有力者毆市人而奪之貨
賄則道路以目負販者迂其途以之他而稅用絀則壤未
一也兼并得以營其私則不得不變通以求盈於往籍而
維正之賦役不均又况上負其勢以頤指乎下下憂其弱
以勉承乎上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令卽天資仁厚心有所
欲然而勢有所未可故曾鞏氏曰爲後世之吏者得行其
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尤甚嗚呼豈不然哉
吾邑自周侯之去爲攝者再皆丞也人之視丞與丞之自
視者旣微而誓於是鄉之所云或時時有之甚至一切不
以關丞而牘滿大吏之庭懦且良者惴惴焉脅息重足莫

堅其命也惟我王公來自京師廉且明守法而循理揭昭
昭之誓於聽事之庭而告人以依時出租賦勤耕耨而已
行之三月邑內大治民用熙熙風雨以時比歲大熟穰穰
滿家公曰神之力量也吾意於爲民而神實相之可亡報歟
考於禮有歲終索饗報功之典其神維八蜡而邑之舊祠
久圯則捐貲重構之廟貌言言院宇深靚閱月訖事事已
而人無知者夫令之得行其意微余以爲難卽曾鞏氏且
慮之公於吾邑甯獨八蜡一祠凡有廢墜意之所存細大
畢舉何其易耶意者惟廉則未可干以私明則無所售其
欺守法而循理則勢無所絀而聽無所撓而鄉之所云者

豈猶足攫公之慮而奪公之權耶故吾於一祠之建而推
本於公之能行其意如此俾後之令此者於公之能行其
意深思而得其故則奉上法治百里之地豈復如區區之
慮與曾氏所云者耶

濬城北溝渠記

周侯治永之六年因農隙導城南之水由白洋河以達於
澮城南之人以耕以食歲稔而民樂侯已爲文記之矣惟
時城以北多荒陂大澤夏秋霪潦之水自西北絕睢而趨
逼外郭灑灑焉循隄而東者往往瀦爲巨浸橫溢而無
所洩歲傷禾稼無算侯又感然念之裊糗糧舍輿而徒不

辭烈日寒風數出入於荒澁叢薄樞翳墟里間問之田父
野老既得其要領今年正月下令曰水自虞城夏邑來者
如建瓴於屋下流弗導易積以肆爰有舊渠可疏可理濱
渠有田其害惟均凡吾之人各操鍤畚刈其葑莫決其塗
泥農耜未舉厥惟其時無大無小無怠乃事百年之患旬
日可除吾將率二三僚佐計里分行以要厥成於是城北
之人樂侯之愛我而除其患也相與鼓舞趨事旬日訖工
不爽晷刻余惟國家太平五十年法嚴令具凡州縣之吏
不過奉約束謹會計而已法令之外不敢議也其下者或
苟一時之安視一官如傳舍於民之阡危如秦越人之相

視而莫之恤民何賴焉侯於吾邑法行愛立認清而事簡
凡可以爲民者旣次第舉矣是役也無督責之擾無調發
期會之煩不違法令而亦不違農時興百里之役除數百
年之患旬日而濟不廢民間一錢賢者舉事何便利如是
耶嗚呼侯之德雖施於一邑其仁足以示天下其法卽以
傳後世可也余故樂志之欲後之爲吏者皆當如侯之所
爲恒舉而無廢焉則侯之所爲非近且小者矣侯名正紉
字子戴江南山陽人

鄭廉字介夫號石廊商邱人諸生幼時爲賊掠數年歸著
豫變紀略一書以隱逸終與田簣山徐邇黃諸先生友善
著有柳下堂詩文集板毀於兵燹

答某令書

辱承下問奉讀茫然蓋局外之謀千慮恐無一得也雖然
人有貴賤位有尊卑而守身立政之道則無尊卑貴賤一
也故曰嚴家無格虜而慈母多敗兒今古皆同可爲深戒
僕農夫也所知者農事而已矣請卽以農事言之僕居宋
城東鄙宅邊薄田五百畝平居慄慄常恐有司之譙讓而
佃客十餘家且日待舉火焉方春東作率而耕之不逸游

不妄費不惑於淫朋師巫而卽於匪彝上完公家之稅而
下養八口中年亦可以無飢然饒裕久而驕侈生衣食充
而怠荒作服食器用室廬輿馬之類焚然而起中心不能
自禁矣業不加於前而費則倍於昔故有值緩征薄斂之
時而躬爲逋逃者矣不幸而遇水旱之灾凶歉洊臻內則
婦子皇皇患樵蘇之不給外則催呼擾擾憂賦稅之日煩
官怒於庭吏譁於室斯時也用不期儉而自儉力不期勤
而自勤矣夫勤且儉俗之至純也而每出於憂虞之後是
嚴師之玉我于成而寬政乃蹶吾之產矣然則憂患之何
必非福而安樂之何必非禍也乎僕竊以爲殷憂啟聖有

志者慎不可虛度此時也且非直農夫也天下何事不然乎下之事上猶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也子之事父舜其至矣乎臣之事君文王其至矣乎故古今稱舜爲孝子而文王爲純臣者舜惟不自以爲孝子而負罪引慝孝爲獨至文王惟不自以爲忠臣而天王明聖忠爲獨純卒之瞽瞍允若而紂錫弓矢天下後世咸稱舜之孝文王之忠於弗衰假使舜當焚溺時而號泣語人以其故一時厯山之下雷澤之濱漁父農人未嘗不憐其孤孽而毀詆瞽象文王憤激而力爭遂爲九鄂之續天下孰不謂其忠然而非舜與文王之孝與忠也是故天下有舜文而猶患君父之

難事者未之有也且非直君父也卽羣吏之事上亦然昔
周茂叔之爲南康令也趙閱道爲其帥而待之如衆人心
弗善也茂叔事之惟謹甫期年趙公大悅相得不啻如左
右手又非直古人也卽近日之賢大夫亦然睢州湯司空
之撫姑蘇也郭總制華野方爲吳江令爲政頗不拘繩墨
湯公愛其才而惡其放督之極嚴至欲以白簡從事於是
郭公痛懲其前轍而一軌於正亡何頌聲溢於遠近焉其
後遂爲名臣世人皆稱湯公之能鑄顏淵而郭公之能爲
郢匠質也噫人苟爲顏淵何患鑄之者無孔子人苟具其
質亦不患無郢匠之運斤而成風也故夫士之不理於口

者亦惟反求諸已而已矣。執事誠於退食之暇，取是說而三復之，未必不與吾農夫之言相發也。卽謂僕芻蕘之一獻也，亦可不宣。

徐恭士先生墓表

士君子績學砥躬，非獨務爲名高也。進則匡時明道，使萬物各得其所；否則卷懷以藏，獨善其身。遯世而无悶，雖未嘗夢卜明廷，大有爲於天下，而其維世刑家清風峻節，真足以廉頑立懦而羽儀於當時。則其爲功直與銘鐘鼎、樹旂常者相等矣。如吾郡徐孝廉恭士先生，其人也。先生才大如海，骨峻如山，年纔志學，卽與其兄霖、蒼先生相師友。

其爲文清真淡逸絕遠時蹊當是時雪圍鼎盛霖蒼以庚午第一人主文壇執旗鼓與江左諸名賢逐鹿爭先雄旄錯出先生卽捧槃敦參佐其間於是海內有徐吳侯劉之目徐卽謂先生兄弟也迨崇禎壬午之變霖蒼先生旣以罵賊殉城而吳劉諸君子亦同時仗節所存爲碩果者獨先生與賈靜子侯朝宗及今中丞宋公牧仲而已雖珠槃舊社乃操牛耳而俯仰今昔時時有壚畔笛聲之慟也梁空月隱且恨且讀書辛卯入闈遂應鹿鳴之薦儻所謂豹隱南山七日而文采驚人者耶一試南宮竟不復出而徐五之名遂電掣風馳於天下一時賢豪長者如合肥龔尙

書荆溪路銓部穎川劉考功西浙曹太史吳江計孝廉宜
興陳檢討輩每過雪園則必枉道停車款柴門而問字焉
燭炮酒酣之際輒不禁欬歔捩腕於魯靈光之巋然也先
生則築袁閔之室闢蔣詡之徑刪松蓋種藥欄坐臥其間
悠然自得挹其風流斯固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卽郡
邑士大夫時來請益或欲以河潤而爲酒錢藥價之謀者
先生則婉辭堅謝而概不之從故里中父老嘗以先生爲
康節彥方而戒其子弟焉先生爲人坦然和易而律已特
嚴望之若海上神山若不可得而親疏也者而實則曾吞
雲夢且恒過而弗留也見善若驚視利若浼其殆易之所

謂介石貞吉者歟故今中丞宋公嘗曰吾雖馳驅王事離
雪園久然恭士曳赤舄被翠袍揮彤管而灑吳紈白鬚拂
拂未嘗一日不在吾目中也其爲當時賢大夫所傾注如
此先生工於書賦詩在襄陽摩詰間而古文詞則宜於唐
宋八家中特分一席噫如先生者可謂賢而有文者矣一
日晨起獨坐中庭無疾而逝時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三日
也年六十有九元配賈孺人饒於婦德副配李孺人相厥
夫子克底於成蓋不止於冪酒縫裳而已也又三年嗣君
世際旣葬先生於祖塋之西南舊兆矣劉文學榛詩其墓
述其家世最詳今不載後先生二十年甲申五月十七日

賈孺人卒享年八十有八先先生四年庚申八月十三日
李孺人卒皆得祔葬禮也生二子長卽嗣君次世徵爲霖
蒼先生後皆能讀父書與余通今穆卜於年月日襄事而
謁余請表余則景仰先生欲爲之役而弗獲者也於是從
而表其墓曰

嗚呼先生乃棗陽公之季霖蒼介弟何必復詳其上世文
則半山史則孟堅臨池亦渾乎張顛清而油油和而不流
行誼其誰與爲儔跡不類儕伍口不言阿堵又况於人間
之茅土身棲乎岳谷名重乎嶽瀆伴松筠而友麋鹿問其
里德門視其坊正人訪其裔則文子文孫嗣君象賢兆得

牛眠藏先生之衣冠宋城之陽鳳峙鸞翔松楸鬱鬱而蒼
蒼是殆五噫之梁鴻偕德耀乎幽宮齊眉相敬於其中紀
事維質慚無健筆聊鑿於麗牲之石嗚呼此皇清真孝
廉恭士徐先生之道山也過者式焉

田簣山傳

簣山姓田氏名蘭芳字梁紫一字伍衆簣山其號也先世
雍邱人自高祖始徙睢州遂爲望族世以文章名家父曰
兆新字公媿余嘗私謚爲清達先生而表其墓者也性坦
率不慕榮利晚節值鼎革遂逃於酒以自晦嘗爲僮奴子
所欺侮不問卽侵盜其田廬至無所容膝亦不問簣山旣

長讀書有文爲諸生唯恃舌耕以給餽粥者二十餘年家
庭之間意陶陶甚自得也簣山長身多鬚性聰穎而豪放
自喜其所與皆一時人望遠則紀大厯尙漢平近則李伯
引孫嘯史等率俊爽放達不可羈繼而高視闊步睨萬物
如無有庸下士亦多側目疾之不敢近年四十乃悔其失
而一軌於正其踐履篤實而一以不自欺爲根柢號曰簣
山有以也蓋近世學者之患所在多有螟螣蝥賊不獨聚
其族於田間也卽章縫誦讀中亦有之大抵溺於新會姚
江者深而頭出頭沒不能望崖而返也夫以新會姚江之
高才絕識見道豈曰不真求道豈曰不力唯其高明之見

解多而沈潛之詣力少甘於自是而憚於進修究其所底
方難於虛而爲盈秀而不實之譏而乃昂首伸眉侈言誠
正自位置於尼山之後而程朱弗及也不幾妄而自欺矣
乎隆萬以來其波益盛玉步旣改壇坫益多其抗顏鼓唇
者無非祖象山而詆考亭夫朱陸之異同噉如也不待辯
也今試執左袒金谿者而問之方遵紫陽之傳註以弋科
名旣得科名遂駁紫陽之傳註前後牴牾莫可究詰今但
取其鄉會中式之文章以證其傳習錄古本大學天泉證
道之議論則其人之學術邪正可觀矣不必震於其衣冠
而隨聲附和也簣山則虛心延訪而極力深造嘗東詣徐

邇黃於商邱西訪張仲誠於汴水參稽互考不憚馳驅要其所至則其所自得者爲多由是所造益深所積益厚而粹然爲儒者之正宗矣於是弟子日進梁宋間俊及之士執贄從游者十七八焉簣山事親孝兄弟友愛與人交恭而有禮多貴而立於朝者卒無所干請州大夫下車必詣其廬簣山之家自廷尉公以來故爲清門其後益落無田廬僕僮佃客竊議曰吾徒猶能餬口而主人乃至無所棲可乎乃割其邨中央之田三百畝以居其主人焉至簣山兄弟家人益衆王司徒乃迎簣山於州教其子爲置宅於西門之內今所賦吾廬八詠卽其地也歲辛巳簣山年七

十四矣秋八月朔忽有疾遂不起自爲銘曰行年七十四
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籍徧覽賢傳又面承諸
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於大道之徑路灼然稍辨乎微
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曾勉兮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
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又賦詩二章一曰憶弟看雲
白日眠一曰老去親知會面稀語不及私而卒簣山於書
無所不讀其平居目不停翫手不停披蓋數十年如一日
也其所批點經史子集甚衆評跋工密見者能辨之咸曰
此簣山先生手筆也所著逸德軒詩文如千卷行於世
柳下野人曰予自己亥春識簣山於劉潔民文學座上今

且四十餘年矣往來無所間跡其律已刑家食貧處約雖鄰於寒餓無聊絕未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經營絲粟而干牘於州大夫搢紳先生也故人之金不出於袖給肝之役不及於門嗚呼可謂高士也已簣山旣沒其門人張憲潞等請私謚於吳中書學灝中書博雅君子也綜其本末而謚之曰誠確先生議誠當矣而予謂近世風俗澆漓競尚浮名而人不知篤行苟無以砥柱焉則其流將安窮乎然非善事親善事長介然有守而嚼然不辱者固不足以爲之砥柱也如簣山之養志三十年左右無方可不謂孝乎肥遯邱園不嗜聲利可不謂潔乎誠孝且潔似近

乎一行一節白好者之所爲幾於簣山之生平稍貶疑不
足以概簣山然於補救風俗而爲中流之砥柱則其力不
啻萬鈞也况夫人有名有字有號要以得其人之真而止
然則孝潔二字亦何妨與誠確並行乎予嘗以此義表簣
山之墓矣務使世之學道者以誠確爲門砥行者以孝潔
爲路則庶乎得簣山之真矣使簣山而無知也則已簣山
而有知當亦啞然而笑也

輶軒博紀續編卷二

三怡堂叢書

宛平邵松年伯英編次

目錄

耿用中先生

耿亦尹先生

侯敬韋先生

湯素一先生

侯硯癡先生

樊敬亭先生

系車車十系名一非金

張平略錄半由英譯大

三計堂藏書

耿繡彝字用中太康人性行端謹受學於張清恪公康熙
癸未進士官湖廣臨湘縣知縣政尚寬平崇尚禮教推升
禮部主事引疾歸數掌書院教勤講習精訓課成就甚多
著有四書遵朱孝經集要性理解半榻軒文集

太極圖說通書解序

蓋聞精一之統開自堯舜歷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孔孟見
知與聞知雖殊而其知則一道顧不以知傳哉迨孟子歿
而道統中絕雜霸功利爭馳驚於戰國擾攘之會織組辭
章競藻於晉魏六朝之間楊墨之後浸以佛老秦火之餘
雜以諸子嗚呼斯道之難言而知者鮮矣卽以董子有儒

者氣象而謂道者所由適於路其言猶未爲精細韓子原道一篇有用無體識者不能無擇焉未精語焉未詳之病惟有宋濂溪先生出而道始明顧先生之所處又有難言者世遺言湮風流歇絕茫茫墜緒旣阻於往聖云遙落落吾徒又苦於師承無自羣言糾紛安識所宗藉非有大過人之學識心領神會默契其傳亦烏能抉藩籬窺堂奧以上接洙泗淵源譬諸淘沙礫而澄精金撥雲霧而視青天耶蓋聖道不行則天下無真才而一時之善政不立聖道不明則天下無真儒而萬世之學術遂壞所關非淺鮮矣先生怒然有憂爰著圖說剖無極之真闡二五之精發明

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窮而要以主靜立人極顯微無間體
用一源非同偏寂也通書之作以誠爲聖人之本以無欲
爲學聖之要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渾然在中矣中其爲
天下之大本乎無欲則復復則无妄而誠矣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朱子謂圖說通書實與大易相表裏則知圖之立
象卽伏羲畫卦之旨也通書之暢其說卽孔子繫易之心
也他如詞賦著爲風雅傳記載其言行何一非光風霽月
之胸襟所流露者先生應有浩然自得之樂矣乎故其教
程子也每令尋孔顏樂處夫孔顏不自明言其樂而俟之
先生先生又不明言孔顏所樂何事而以俟後人明乎學

貴自得也能自得則道在我而樂有餘卽今者先生往矣
先生之書猶在士君子讀書論世當知先生之時之難則
必思卓然自樹於世運升降之外而達則宜民窮亦覺世
是仔肩大道之任也知先生之樂則因以知孔顏之樂而
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無不可一以貫之矣余是以取
先生之所傳及他人所以聞先生者綜而採之詳爲訓釋
庶幾使理學之易明以俟知道之君子云爾

西銘小序

西銘一篇程子張子朱子論之詳矣予復何言哉雖然一
篇中道綜仁義奧極天人無非理一分殊之旨先儒以爲

求仁之要與孟子盡性養氣之論同功誠根極理要之言也土生千百載後仰思前哲立言體要貫通其旨以求一當不可謂非好學深思之苦心非敢謂竊附諸君子後也蓋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靈蠢秀頑性命維均理之所以一也親疏厚薄族類各分分之所以殊也不知其所以一則不能盡仁將有求之離羣絕類而枯於爲我者矣爲我者害仁而其所謂義者亦非也不知其所以殊則不能盡義將有摩頂放踵而流爲兼愛者矣兼愛者害義而其所以爲仁者亦非也張子指性所從來使人知受生於天猶其受生於父母便有民胞物與宗子家相之責此賢人

所以存養而不愧聖人所以窮神知化畏天樂天厥功雖異其克全乎性體而無忝於生我者於親爲孝子於天則亦肖子也故或聖人孝而神明極量或賢人孝而美節過行皆各爲其事親之道而歸於仁孝之一理則凡求無愧於天者亦各如其求無憾於親焉而止縱或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不齊惟天所命猶之東西南北惟親所使而不二其心修身以俟然後可無愧於乾父坤母而事天如事親也夫由未始命形以前以觀旣已命形以後人物之生百千萬億若是其殊而原所由來孰非同源於天者哉故一視同仁之中未嘗不因物付物惟其理一而分殊所以

仁至而義盡聖賢之學絕遠於異端者此也

斗字而義遠望寶女學疎豈然異識春此也

耿儉德字亦尹太康人康熙辛卯舉人河內校官

學規八則

一敦實行以務本

士有百行孝弟爲先人不孝弟根本已撥欲求枝葉之茂盛萬無此理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門高賢不下數十而第一流乃在曾閔之徒正謂孝弟庸行克盡實難今人忽孝弟爲無奇以爲縱有疏失父兄不我責不知孝弟一虧無以爲人不順親而能信友有乎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子一舉

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懼辱親也吾輩讀書何事且無
言榮親先求無辱親是第一要務

一端心術以葆真

人生惟恃此真性性善而心亦善只爲私欲夾雜真性
不見愈染愈僞天君失位遂把良心鑿喪殆盡做不出
好人行不出好事職此之由孔子言巧言令色之鮮仁
孟子謂擇術不仁是不知至論所以爲仁只是反求反
己之不仁以歸於仁則心術端而真性復矣自古聖賢
不過完此真性人莫把聖賢看得太高堯舜性之湯武
反之就是此話說吾輩大家有心試一思之能自反求

否此之不堪難乎爲人

一養廉恥以立品

廉恥者士之大閑也人而無廉恥與禽獸何異只是知
恥不易今人大抵不恥其所當恥而恥其所不當恥如
趨勢附利損人便已無實盜名面是心非之類真是可
恥至若安分守己無怨無尤雖長貧賤於己何愧恥字
從心養廉所以全恥蓋廉則不貪不貪則知止知足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恥何由生品斯立矣故知恥則行乞
可列於聖賢不知恥萬鍾有不如箪豆孔子論士第一
以行己有恥孟子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有機巧者愈

弄智愈喪天根正當猛省

一謹言語以省愆

吾人一生過惡多從言生言極易得輕出不知到得發覺追悔何及矜己之長形人之短揚人之惡掩人之善我只取快一時之口遂釀後日無窮之禍古人所以三緘其口也莫把言看輕了孔孟一生警醒不厭諄復無非以謹言慎行爲兢兢蓋知道舌底反覆易惹愆尤口頭講論不是學問也不從此處加意檢點終無進益吾輩一日應事接物遭失言之誚者曾有幾次曾記憶否當汗下通身矣能於熱鬧處訥之又訥學問自進過責

自少

一擇交游以求輔

友所以輔仁也取友之道自昔爲重古人千里負笈越國求賢豈止爲廣結納通聲氣已乎蓋德賴以立道賴以明闕失賴以匡救功業賴以贊成友顧不重哉只是正人難親邪僻易昵我無自辨求益之意而欲望友之成我難矣故孤陋寡聞君子所戒而燕朋佚友有道所恥學者一失身於匪人將終其身莫可贖矣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聖人平列此兩項令人自取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不可不深自省察

一 擴識量以集益

能容人之謂君子爲人容之謂小人君子小人只在能容不能容之間古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自視無異於常人何者其識量勝也今人才有些小伎倆便斤斤自異逞聰明任意見凌人傲物無所不至識量如此成就可知己所謂是滿的不響半的響也然則學者眼界要寬襟期要大招不來麾不去方是大受之君子酌之易盈取之易竭觸之易動滿假之徒何足與稽天下事定千秋業哉

一 習勤儉以惜福

學問功夫須是日進一日淡泊居心刻苦爲志方能有所裨益若只悠悠忽忽積怠成廢積奢成靡嗜慾之途日開天行之志頓損將隨入世俗窠臼中永無出頭日子求快樂反不快樂矣故自古聖賢無不以有初鮮終與奢甯儉爲戒豈好自苦哉蓋樂莫樂於義理而義理俗勤勵中得雅莫雅於樸素而樸素從儉約中出勤儉二字乃持家治心之本不惟寡欲且以斂福光陰有限物力當惜善學者知之

一圖改過以遷善

凡過從心滋也心無私繫則身自無過舉故身過易祛

心過難除學問不從心上克去終是病根未去湯之改
過不吝孔子之見過內省顏子之有過不貳伯玉之寡
過未能子路之聞過則喜同是一路生活今人只不肯
自己認箇不是此是怙惡之念不化以爲認不是喪了
品格卽此便終身墮於迷途永無及人之理不知人孰
無過能改卽復改過者遷善之機復性之門也自古聖
賢未有不樂人改過望人遷善者此之不知還言甚學
問

余家自王父鄉賢公建百誠書院著學行程百程草承
孫徵君命作中州人物攷跋所以模範士子者已無不

至矣堂兄鄉賢亦夢公克續厥緒以仔肩斯道爲已在
嵩陽逸庵先生高其行聯爲兄弟印證道脈多所發明
胞叔宗伯公復起而光大之著四書遵朱孝經性理輯
要等書更立澹靜書院以教士家大人年逾八袞猶日
講學其中修百誠書院會約余兄弟主文課則學規
舊式固早有成書矣今余謬膺銓選兼鐸河邑恪遵家
學規爲八則一以自課一以訓士云

學賦發八賦一良百類一與諸士注

黃天國早存知書文今余雖事餘堅聚義兩邑辭真家

籍學其申初百為書訓會錄命余以故主支難限學賦

要學書或立既精書詞以尊士家夫人學德不遠辭日

能殊宗師公餘疏而光大女養四書數本率餘抄野賦

書訓嚴訓次坐高其持輝發以演明餘散題冬而受賦

玉尖堂只眼覽衣委公支無題絲廷存言漢蘇德日治

侯運昌字惠西號敬韋杞縣人拔貢生學無不窺尤邃於
易玩味三極之蘊有得名其堂曰玩極人稱爲玩極先生
著有四書贅言醒世書史鈔史鑑鼎言讀書偶錄玩極堂
詩文集等書余僅讀其詩集摘錄數首俱有關學問風化
者餘未能多載附錄胡俟齋先生一傳並湯臨漪先生傳
贊亦可知先生之學矣

失題

畏寒晝卧醒慵起門外風號雪未止吉凶禍福由天公此
心不動湛如水憶昔少年無卓見伊吾帖括求鄉薦獻璞
遭別二十年輒然一笑猶貧賤亦知無才致身難欲博一

日高堂歡傷心風木淚眼枯餘生那復歌漫漫禦寒常披
舊衣裘戴身數間老茅屋瓶中有粟隨時飽案頭有書仍
細讀俗緣既盡揮手去白雲為駟風為馭了茲大患如棄
屣更復何事縈思慮况且人心堪嗟吁魍魅魍魎塞通衢
氣機倚伏不可量生殺轉燭在須臾造物恣意為顛倒節
序格律一旦埽人生遇此何容言霜雪雷霆四時好

雙孝吟

大梁民王明倫父病亟借妻夜禱於天同封股肉

為餽餽以進父食之病良已率諸同學各贈以詩

孝子不讀書至性格上蒼乃翁年六十疋羸病在牀百草

皆無靈中夜起徬徨持刀方袒裊細君淚沾裳夫能爲孝
子妻亦有肝腸同刳臂上肉厨中調羹湯長跽進椿幃二
豎離膏肓翌晨霍然起滿城姓字揚不會讀書人至性乃
如此口實揚親名剝民以爲子

通許于烈婦

二氣相激薄天地屬肅殺草木漸離披蟲豸紛啁晰出門
窺闖闖芸芸多狡黠閉戶如深山託想極坎壈清淑應不
磨今日何潛伏胡爲人鏡中而乃盡軟熟闕聞咸平婦使
我吞聲哭白晝遭狂且守身甘屠戮貧居無四鄰良人適
田畝矢死離凶鋒陷胸復碎首須臾氣絕仆罵聲方住口

良人暮來歸駭詫泣良久倏忽目還張朗朗述其故語畢
仍溘然主名始顯露此事亦何奇鬼神爲震怒死灰粒火
存天理良可悟雪涕爲新詩敢用告斯世生死常事耳真
性要不敝歷劫無朽時豈僅能爲厲嗟哉荆布女曾未聞
六藝

輓田先生蘭芳

果驗龍蛇厄名賢遂委形儒風誰負荷雅道竟凋零書裏
僵秋蠹芸窗散曉螢傷心占象緯隕卻少微星

齟齬才跡弛折節屬中年品重辭名早文成證道先春風
人藹藹秋月自娟娟此後陵嶺骨亭然在九泉

客歲中冬日留君夜話時濁醪成永款春雨誤來期未慰
三秋願忽生千古悲此心無別嚮應許九泉知

七旬年不嗇有道付兒孫消息流寒暑死生遞晝昏識原
窺理窟神可躡天根恨我多疑誤茫茫誰與論

讀二曲先生反身錄 先生乙酉四月十五日卒

標名聚訟傳胡塗悟徹先天議論殊自古布衣多道學於
今石隱是真儒永拋平地團團似月印清波處處珠寄語
葛藤窩裏客休糜筆札費工夫

過棘古城拜湯司空墓

塗經棘古拜名臣憶謁京都歲丙寅數觀愁容皆爲國時

聞緒論總憂民鬣封猶見山河氣箕尾難
出世界身十九年來判今古不知清節屬何人

玩極先生傳

胡具慶

玩極先生姓侯氏名運昌字惠西晚號敬韋河南杞縣人玩極其堂名也先生學無不窺而尤濳於易玩三極之蘊反身而實體渙然有得因名其堂以玩極門人後學暨兩河士大夫仰其德者皆謂先生卽渾然一太極故稱之曰玩極先生信其所自得也先生少而穎異氣清而質厚初就外傅書一覽卽通大義年十一爲時文落筆輒多驚人語十五爲詩古文詞甫脫稿人爭傳誦

然先生雅不欲以此自鳴嘗自勵曰書通今古千萬卷
人做乾坤第一流發憤鼓志慨然以聖人爲必可至澄
治身心以克己慎獨爲要日夜警惕雜念偶起卽切齒
雄心引手自搥其股年二十八與同邑張潛谷讀書陝
西臨潼之慧遇亭習靜坐治心功是年十月念八日跌
坐久之至夜分忽大悟覺性真豁然呈露通體瑩澈如
鏡然嘗游驪山遇隱者促膝談出世法語畢先生曰出
世入世一以貫之若何隱者歎曰大哉言乎是後先生
歸杞門門危坐日取先儒語錄性理諸書閱之皆直探
原本其講學不事標榜不分門戶嘗語門人曰遵程朱

者未必真知不朱遵陸王者未必真知陸王真知者不
必倚傍但心一點性靈中認出真是非耳故先生修身
正家待人接物悉皆率性而行無絲毫偽妄亦無絲毫
矯揉造作凡事親至孝先意承志服勞奉養無間寒暑
年十九從父遠客閩中崎嶇嶺嶠間扶掖北歸歲癸亥
太夫人抱危病先生夜半潛刺臂血爲文禱於竈神願
以身代家人莫知也詰朝太夫人呼先生曰汝夜焚文
告神耶吾夢神云念汝至孝增吾壽一紀是日疾遂瘳
後至乙亥歲卒計之果十二年也兄運盛弟運隆與先
生同爲博士弟子員均以文行重於鄉伯仲間怡怡友

爰白首無間言平時皆筆耕作活而先生名尤重脩脯
尤豐然皆共諸弟舅每飯雖蔬食必序少長列坐命子
姪輩侍側雍雍穆穆有太和氣象邑人林昌錄見而歎
曰願日登侯氏堂鄙吝心必無自生矣夫人劉氏終身
相敬如賓雖盛暑不袒衣入室婢媪不親授受閨闈中
嚴肅若明廷焉古禮久廢先生憂之以爲復古化俗必
自躬行始考訂曲臺禮及溫公書儀朱子家禮而力行
之其居喪三日不食哀毀骨立不用浮屠不設鼓樂三
年不入內啜粥飲水小祥始食菜果及葬悉屏世俗靡
文一遵古文遺制高祖中丞公賜兆荒祀聯族人歲積

金修葺之四仲設祭家廟齋戒灌獻如儀子女婚嫁必
行六禮不與俗同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一各具一
太極何可忽也與人交沖夷坦易無疾言遽色而議論
是非辨別善惡不肯隨人附和言忠孝大節則鬚眉俱
動聽者爲之警竦見人一善卽津津稱道不去口語及
亂臣賊子則齒嚼髮豎凜如秋霜門人相語曰望之儼
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其玩極先生之謂與性廉介
非其義一介不取嘗曰末世觀人當以此爲第一義邑
令素重先生有以賄乞情者先生輒面斥之曰若視我
爲何如人耶家故貧而慷慨好施周恤急難力所不定

必爲文代募有婦婦子貧不能娶者有友人連喪二子不能具棺衾者有客死京邸不得歸骨故鄉者皆醵金助族孀某氏苦節三十年未及表揚死而不得與夫祔葬先生卽代謀窀穸並請於邑令旌其門值歲凶疫癘大作延醫施藥全活無數遇道殣買棺以葬族中窮老者常分薪水費以給之曰瘠埃皆有補富而濟人恐無時也授經大梁合同志爲社倉積穀備賑終不以家人生產爲意老而愈窮所居茅屋一椽僅蔽風雨其稱玩極堂者本無堂也客有讀先生玩極堂記者戲問曰子之堂果安在先生曰在家則居之室在客則寓之館行

則所履之途住則所坐之牀極無時不可玩則無處非
吾堂耳先生既有得於道已無任進意願爲親屈中年
猶試科舉歲丙寅以選拔貢入太學及兩親相繼卽世
歎曰前此欲博一第娛親耳今縱授巍科親亦不及見
矣吾何冀此爲遂棄制舉業益潛心味道晚年小築靜
室顏曰介內山房或譏其何故用佛氏語先生曰一點
太極包涵萬象此吾心中一介子也二氣五行彝倫事
物咸內其中豈特一須彌哉吾之介非佛氏之介吾所
內非佛氏所內雖用其語庸何傷居嘗聯老友並伯兄
季弟共九人曰娛老聚每上元重陽輪主之把酒圍坐

闖韻聯句雖家無擔石儲亦暢飲高歌不以貧字挂齒
頰語子姪曰世間景象如石火電光須臾變滅不堪把
玩當隨緣解脫勿使心有所著也中州故理學名邦睢
陽湯潛庵先生田簣山先生皆當代巨儒而先生與簣
山尤莫逆交潛庵撫吳曾延之入幕而鄉人先有約先
生爲西席者或勸其毀前約先生不可走書答潛庵曰
有成約而背之恐季布笑人也後先生赴太學書畢將
歸適潛庵入爲大司空作堯母陵碑文記託先生寄至
慶都令先生遣人代投之不見令令以司空故邀入署
欲有所贈而先生力辭去潛庵以此益嚴重之先生作

詩古體似昌黎近體似放翁其文髣髴歐曾然皆非酷
意摹放或問其詩所宗曰吾以據吾性靈而已沈酣六
經旁及諸子百家言復精青烏家術爲人相墓曰貧士
無功於世此差可爲泉下人造福耳著有四書贅言醒
世書史鈔史鑑鼎言讀書偶錄硯耕餘錄造命錄俯察
編格致編雍邱先賢錄汲河考玩極堂詩文全集手鈔
書百餘卷其讀易以經證悟以悟證經曰羲畫文象周
爻孔繫此非四聖之易乃天地自然之易亦非天地之
易乃吾心自然之易也因取六十四卦規而圓之以卦
象心以心象卦及河洛先後天太極兩儀諸圖各繫以

一贊名曰周易印心圖贊蓋真獨得之見發諸儒所未發焉歲辛卯年六十其秋偶示微疾笑謂子姪曰世俗人私念糾纏死時魂與形離如生剝龜殼苦不可言吾視之直如閑步出戶耳至十月十八日蚤起謂子洛曰吾將逝廿一日未刻方言笑如常忽假寐少頃端坐而逝門人哭奠皆至失聲議私諡曰文清先生子洛邑庠生善屬文工詩治周易亦能世其家學云

胡具慶曰易學之傳尙矣然秦漢以下罕得其精焦贛京房王輔嗣輩不足道程理邵數各專其一而不相兼朱子本義啟蒙理數兼矣而分析支離知道者憾焉先

生作印心贊合理數圖象融貫於一心其書廣大精微
惜不令伊川康節考亭諸先生見也嗚呼作者難知者
尤難揚子雪草太元惟桓譚侯芭二人知之夫子雲陋
儒太元芟言知者尙希况先生乎慶雖不足以知先生
然竊深信先生此書必可與十翼並傳不朽後世有精
於易者當不以予言爲阿所好也其他著述之精則有
目者盡知之矣

玩極先生傳

錄贊

湯準

湯生曰先生儀觀豐偉望之藹如坦易和平無疾言遽
色燕笑終日不敢甚異於人也歲在壬午先生館於睢

相與往還者甚至常以詩文就正過叨獎許丙戌先生
館於沙隨往來必經余舍拂燈論學常至午夜一日談
論甚暢先生慨然曰斯時以正言爲諱目下無可與語
者偶一談及人率目爲病狂故逢人輒緘口今日始得
一吐胸中耳曾記田簣山詩有曰索解人難得逢君語
自多吾於子亦云能文者世不乏人肯究心聖學者百
不一見如君其載道之器予不能無厚望焉幸勉之而
已先生於予期望甚大方賴以爲指南而哲人云萎能
不悲哉

湯豫誠字川南號素一儀封人進士官山東海豐縣知縣
雍正癸卯山東鄉試同考仕至按察司副使著有四書困
學編周易象說詩經說略春秋訂誤清源堂政略

四書困學編摘略

章句人之所得於天句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二句合
說虛靈不昧四字實兼心性言之陳氏所謂理與氣合所
以虛靈是也下具衆理應萬事則是就中抽出正指其虛
靈不昧之實也與上不分兩層不可以虛靈不昧專屬心
具衆理屬性應萬事屬情若如此截分三件說成以此具
彼是明德爲心而性與情皆明德中所具之物矣恐不可

通

意者心之所發與喜怒哀樂之發發字不同蓋彼是性之動而爲情其發無心此是心之動而有爲其發著力故雖出於心而實足以主張乎心此古人所以欲正先誠也

理本在心而不離乎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於心窮格物理卽是窮格此心之理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蓋理本無內外故也其後如告子之徒直以理義在外而專守本心是不知心之實具衆理也又其後如陸王之徒則以爲心卽是理不在事物上窮究是又不知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要之不知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是仍不知心之實

具衆理也其所云心卽是理者非真有所謂理亦只是認得箇此心靈明之氣而已其外義之病與告子同

意就逐事上分說心就全體上合說且誠意是善惡分途處正心只是偏倚小疵處故必誠而后正朱子云誠意如水淘去濁十分清了正心是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處此喻最明

此兩節經文似明有先後之分而朱子語類諸說多云此是大槪分箇次序須是一齊做去又似無先後者何也蓋此八者本是一統事首尾相連本末一貫原非一件自爲一件各不相通也朱子恐人太泥經文看得截然各開至

於撇此做彼反致無成故如此云云而要之隨其力之所
至功夫亦各有所重究不得謂之全無先後也如當物未
格知未至此時雖未嘗不用誠正之功而當緊處自當以
格致爲主誠正之功只是隨此做去則此一節卽通謂之
致知可也至物旣格知旣至而意猶未盡誠則此時當緊
處自當以誠意爲主正脩之功皆靠此做去則此一節卽
通謂之誠意可也至意旣誠而心猶有未正則此時當緊
處自當以正心爲主脩齊之功皆靠此做去則此一節卽
通謂之正心可也亦安得謂之全無先後乎大抵此有箇
小次序亦有箇大次序以小次序言之則彼此原不相離

固非做完一件方另做一件謂之無先後亦可若以大次
序言之固有此一件已完而被一件猶未至者固不能無
先後之分也經文本意是就大次序言之而小次序亦該
其中觀不曰知至而后誠意而曰知至而后意誠則可見
矣學者固不可不知朱子之說看得彼此各開亦未可徒
泥朱子之說致失經文本旨也

謂之致知者是知本在先致者特推之使盡耳故必指出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來乃見致字著落處人心之靈何以
莫不有知則以人之所得乎天之理原自具於此心之中
故也故知者心之神明正是明德之發端處致知正明明

德之入手處

知本在心而所知者則是理理之本體亦在心而其用則實見於天下之物說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正見吾心之知不能離物以爲致也若離了物此理將何所用若離了物理知卻知箇甚的

此理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散見日用事物之間謂之道故窮格物理便是窮格此心固有之理初非遺內而求諸外也又况朱子或問格物之說內自身心性之微外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先自至切至近者而後遠而及於人物又遠而及於天地則所謂格物者原非撇去身

心切要之處而徒泛求之天地萬物之遠也世之學者妄
疑朱子之說爲支離務外不特不知理爲何物亦並不知
物爲何事矣

忿懣恐懼四者固皆是心之用但人心本虛四者隨感而
應因物付物亦何不正之有此言有所云云者蓋緣物感
之交或爲四者之情所勝而此中無以自主則本心虛靈
之體遂爲所累而不自知矣此四者之病所自有也夫此
心之體既有是四者之累則是有所偏繫以此應物安能
隨在得當故曰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人物各得其氣以成形而后各得其理以成性是形氣未

始非天也但在天之氣本是賦理之具在人之氣亦是載理之物故形氣終不可以爲性曰天命之謂云者正從形氣中指出本然之理言之以使人知有性之真體也

上天下指義理言故曰天下之理皆從此出下天下指人物言故曰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理由此出之謂本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則是天下之大本矣人之所由之謂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則是天下之達道矣大字達字皆緊靠天下言之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正是古今人物所共由者發而中節正與此理不相拂戾故爲天下之達道大意只是言

其合乎天下之公理不同一己之私情非謂由此可以通達無滯亦非謂制禮作樂道皆自此達出也

此兩條總是主敬工夫戒懼是靜時敬慎獨是動時敬蓋心爲一身之主宰敬又一心之主宰故敬則一心得其職萬事有其權自然天理常存物欲不行矣此入道之真脈學問之把柄後面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非此無由入手不顯之德亦非此無由做成故中庸特以此兩事該貫首尾其示人之意切矣

大學直從致知誠意說起後正心方是存省密功中庸卻先自存省說起後方說到擇善固執彼此似不相合而不

知正無異也蓋存養省察致知力行此四事原是相須並進原非確有先後之可分而存省二者又直貫徹始終觀大學之誠意明兼省察則致知之亦兼存養可知但大學是接小學說起存養本不待言故直以格物致知爲先中庸則是先從道之全體大用說起故直以存養省察爲要要之居敬爲窮理之本則言存養而致知之事未嘗不該其中慎獨爲力行之本則言省察而誠意力行之事未嘗不該其中照後尊德性節參看自明

春秋訂誤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古者天子有史官以掌邦國四方

之事而諸侯亦各有國史以記事凡以明典禮紀善惡昭
治亂垂法戒而已今之尙書卽古史之遺也周轍之東王
道寢衰諸侯放恣弑逆篡奪之禍接跡於天下上之人旣
不能舉王法以正其罪而史失其官列國之紀載多不以
實天子之內史又不能合四方之志而考其同異別其真
僞由是善惡混淆是非莫辨而天理民彝或幾乎息矣此
孔子之所由懼爰假魯史以作春秋也而其作之之法必
依魯史之編年紀月敘其事之大綱者先列於前而復詳
其事之本末始終以敘傳於後大概綱虛而傳實綱略而
傳詳其事之是非得失胥於其傳見之司馬溫公之有通

鑑朱子之有綱目其體莫不皆然而謂孔子之作春秋甯有異於是乎史未有有綱而無目春秋亦未有有經而無傳者也乃今之說春秋者則異於是絕不問其事實若何第卽其大綱所繫書人書爵書名書字之有不同又或因其前後文法問有參差詳略之偶異而以爲聖人之褒貶予奪在焉妄生條例穿鑿附會及其說不可通乃於常例之外又生變例以爲聖人別有微意甚至弑君而書薨殺太子而書卒且以爲聖人之隱諱夫孔子之作春秋將以垂教萬世必使天下後世人可以其曉豈若是之深隱曖昧令人猜疑眩惑而不可究詰者哉如謂聖人復有所

隱諱於其間也春秋亦可以不作矣而豈其然哉愚竊以爲孔子之作春秋不在於修綱而實在於修傳凡今春秋之正文人所目爲孔子之經者非孔子之經實魯史之舊也其旁列傳文人以爲左氏之傳者非盡左氏之傳實有孔子之傳存也何言之蓋魯史本周公之遺制其爵名人士之稱史官相傳自有定法固無待於孔子之修而史官前後不一其手文法偶有異同實無關於大義亦在所不必修至於時日或有錯誤事或隱諱失實則但於其傳正之亦無庸於此而修之也若魯史原本亦必有傳但載內事或多所忌諱而失其真載外事或憑赴告傳聞而鮮實

據其不告不聞者又多缺略而不盡終無以明善惡而備
勸懲此則不容不修者也孔子轍環十餘年得以徧採列
國之史又與當時之名卿大夫博考載籍廣摭佚文以及
野史父老之傳聞口說無不一一策記弗忘迨自衛反魯
因與門弟子參互考訂隨魯史之年時月日以次編敘於
後僞者正之缺者補之繁者芟之略者詳之美惡判然且
非昭焉舉二百餘年之事無不了如指掌而皆可以爲萬
世之大法大戒如傳之敘事者皆是也今試取其傳讀之
遠而天地日月星辰之變微而性命仁義道德之精大而
倫常政治之有得失小而語默動作之有當否以及人情

之邪正不一事物之變態無窮其理莫不具備而且著龜之所著見妖夢之所徵應其理亦毫釐不爽而大要總以循禮侈泰分安危以敬肆辨存亡使人心凜然竦然善不待賞而自勸惡不待刑而自威所謂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而亂臣賊子之戢其邪心而不敢肆尤其較然者矣故曰我欲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大有功於萬世而上接典謨誓誥之傳者惟在於是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乎乃爲左氏者不得其義而誤以魯史爲孔子之經因以傳釋經而牽強以求其合如傳中凡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是又

於各傳之內或本傳之末及史文之無傳者私加論斷旁引他說以明其義如傳中凡稱君子曰孔子曰仲尼曰禮也非禮也之類皆是其尤可怪者乃不註明其名氏而但以其說雜於孔子本傳之中遂使後之人莫辨其真僞而通以孔子之傳爲左傳矣此春秋左氏之所以名也夫孔子之作春秋但借魯史以提其大綱而傳則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初不爲釋史而作今欲比而同之宜其支離難合且其論斷又多寬泛而粗疏後之學者因羣起而攻之並其敘事者皆以爲不可信而但執魯史以求義遂致孔子作春秋之實湮沒而不彰良可惜也然在左氏以僞亂真

幸而孔子之本傳猶存其真自不可掩善乎朱子之言曰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
往往不曾講學又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
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此二言者左氏之底裏畢見非朱
子見理之精不足以及此但未知其所見國史卽孔子之
本傳故考事頗精傳事八九分是其不知大義專去小處
理會皆其自加之私言爲可惜耳今竊卽朱子之說而裁
正之以傳之敘事者爲孔子之本傳凡釋經又加論斷者
爲左傳而通以正文爲魯史之舊庶幾真僞判然而孔子
作春秋之大義可以復明於世乎或曰說經貴於有據春

秋之說由來舊矣而子乃以正文爲魯史又分左傳而兩屬之果何據而云然曰今但以經考之有有經而無傳者亦有有傳而無經者又有經與傳同文而毫無異義者亦有經傳相反而年月事實各別者後人以傳釋經之體固如是乎是經爲魯史之舊而傳爲孔子之自作也明矣抑嘗考之論孟如由賜之問管仲不死而相桓孔子言武仲之要君稱之反之不佞以及孟子之景公招虞人宮之奇諫假道此皆明指傳事而言之者也他如稱武子之知愚辨桓文之正譎以及禮樂征伐之自出祿之去公政之下逮孟子言春秋無義戰與夫春秋之所由作此雖未嘗明

指傳事要皆總合傳義而約言之者也是傳中之事固孔
孟與門弟子所日爲講習討論者而謂非春秋之舊乎且
觀傳中所載晉楚齊衛陳鄭吳越之事多有與魯毫不相
涉而傳悉有之若非孔子之廣攬博採彼左氏何人乃能
從孔子之後而爲之乎至其中發論之拘泥論斷之浮夸
久爲後儒所譏議其爲左氏之夾雜無疑矣或曰先儒謂
仲尼作春秋左丘明造膝親授撰所聞爲傳其說非乎曰
左丘姓明名而以爲左氏亦已誤矣况春秋本記事之書
未有不得其事之實而可以憑空立義者也卽如常說春
秋以傳爲案以經爲斷但無案何以有斷孔子旣據案以

立斷安有不修明事案垂教後世而必假手於左丘明能
必丘明之必無差謬乎設丘明不作傳而孔子之經不幾
爲鶻突之書天下後世亦安知其爲何事何說乎凡此皆
理之必不可信者後儒特沿誤而莫之省耳或曰子以傳
爲孔子作是則然矣但先儒皆謂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獲
麟之後尙有多傳敘事至悼公四年而終是皆何人作耶
曰春秋之傳雖裁自孔子亦必與門弟子共爲之孔子周
流列國於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其採輯之事至此而止
其敘傳亦必至此而終此後之傳皆孔子旣歿之後門弟
子繼其志而爲之耳觀哀公十一年末太叔疾出奔宋傳

敘至衛莊公復疾使處巢又敘衛人翦夏戊等事此皆孔子歿後之事而末又敘及孔文子訪攻太叔並孔子因幣召歸魯之事皆係門弟子之筆則可見矣先儒謂絕筆於獲麟者或孔子敘傳至十一年而終其時正在十四年之春而適有獲麟之異耳必非敘至獲麟而後絕筆也諸家之說亦多難信

按此書立議極創惜其時匆促未能將其標出之處一一識之僅錄一序於此而序文亦似未完其書甚多未必卽能付刊存此知春秋有此一說亦讀書者一番苦心也

侯鍾麟號硯癡商邱人舉人官祥符教諭爲郭春山弟子
勵品苦學恪守程朱著有棠蔭齋詩文稿

存實學記

嗟乎道至今日居敬存誠之學失其真也久矣余固陋少
文未嘗多讀書株守牖下三十餘年不獲負笈游天下親
賢士大夫之光儀以窺其底蘊故於天下士皆有所未知
所及知者桑梓之賢而已自有明以迄我朝四百年來
或達而在上或窮而在下本居敬存誠之學著忠孝廉節
之概磊磊落落足爲商邑典型者固自多有如徐正人宋
莊敏沈文端及先司成四君子本程朱之學正色立朝侃

侃大節足垂不朽此達而在上者也明季之二吳二徐及我朝李靜懋張匏客鄭柳下劉虛直八君子本程朱之學揭其潛德幽光以守先待後此窮而在下者也余生也晚不及執經請業於十二賢之側用有慨矣今之達而在上者在朝事業非所敢知及見其解組綬臥閭里或築園林以自娛或讀佛書以自適或多買田產以遺子孫而前明四君子之盛德大業闕無人焉今之窮而在下者未嘗不讀書而以居敬爲腐學未嘗不談道而以存誠爲迂儒才華足以弋功名而制行不足齒鄉黨聲譽早已播儒林而居心不可對君父古人牽裾肘見納履踵決不爲已愧

今則甯貧於家而不貧於身古人殺雞養母摘蔬餉賓不
爲客愧今則甯貧於親而不貧於賓詐僞相尋粉飾耳目
日甚一日以不露寒酸之態爲名士以不修聖賢之業爲
達人求如前八君子之亮節高風不可得焉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古宋亦理學名區甯得謂無人乎余於世
俗羣指爲迂且腐者得五人焉師事之友處之裨於余之
身心性命者深而知係於桑梓之世道人心者衆也一日
郭子畏齋學博而純氣質和粹每一見如坐春風中令人
自醉嘗啟迪後進必本鹿洞真諦鵝湖心學在所必闢弱
冠擢丙午經魁今及選矣因母老遂絕意進取恬退以成

其孝求之古人未可多得一曰李子述庵邑庠廩生寡交
游於人少所許可砥節勵行有壁立千仞之志風骨稜稜
殆矯然不爲世污者一曰楊子擬雪郡庠學生負俠喜施
有溫溫君子風人欲干以非義則凜然不可犯早孤事生
母以孝聞年四十忽殤其愛子忍西河之泪以慰慈親其
卜子商所未逮者歟一曰余宗叔牧山本邑庠生以孝弟
型於鄉居心忠厚樸誠未嘗一念欺人而人亦卒不忍欺
之一曰宋子瑤山賦性謙和冲抑自下髮初燥卽魁鄉薦
爲邑侯繆君所獎重郡之親族居尊行者迫令赴縣通官
事津梁宋子甯受其叱呵而堅不一往古人守身如處女

瑤山其庶幾哉之五人者足爲閨里植綱常足爲桑梓維
風化足爲前型繼絕學今窮而在下有八君子之亮節高
風將來達而在上自有四君子之盛德大業守程朱一綫
居敬存誠商邑有五人可謂碩果僅存矣或曰子所推許
特管窺耳夫居敬者道之全體存誠者道之大原也帝廷
危微精一聖門戒懼慎獨庶幾其及之子未遍歷天下交
偉人奇士以闡明敬誠之蘊而漫以鄉黨中一二恪守繩
墨之儒遂詫推之所見何狹也余曰否否蓋居敬者心心
敬則行必不污存誠者意意誠則事必不逸余雖未遍歷
天下亦嘗東指徐碭西游汴汝南臨淮泗見天下士多矣

所謂偉人者徒偉於口而不偉於心所謂奇士者僅奇於名而不奇於實求潔身修行志矯矯其不污意落落其不逸者舍五子復誰歸或又曰畏齋子師也述庵擬雪友也牧山固宗叔瑤山又女弟之夫也得毋阿其所好余曰否否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彼五子者挹其芬固余之蘭也化其編固余之韋也佩迪吉則余之圭與璜誠從凶則余之箴與銘也奉清誨而神骨竦感苦口而志意肅又余之五夜鐘法壇棒也亦安有所阿嗟乎今窮達者或彤廷逮寶績或名山抱虛名生則榮沒則已焉若飄風墮葉薤露螢光何關散聚如前十二君子則間氣所鍾也方

將守程朱之道以寄此五人則此五人者所係於桑梓世道人心顧不重哉

硃批四書敘

余甫十齡從先大父秉鐸光潢頑劣性生每避書如仇年十五猶未遍誦四子書違負庭訓遭夏楚者屢矣及隨父解綬歸里冠而親迎儼居成人列而荒業如故吾父恐書香無傳將墮家聲因跪余於庭而責之曰汝兄早夭諸弟幼爾復業荒於戲一葉青芸數編青帙誰堪寄託者汝縱不光顯先緒且守吾書以遺後人可也遂於半間堂取素所釐定者參以岱雲釋義細加批評抉微據幽凡經蘊註

義燦如指掌自仲春以迄季夏兀坐勞思溽暑不扇數越
月而書告竣戊申歲移居西墅卽以手批書課余誦讀秋
雨敲窗春花墜硯未嘗稍輟其勤何意昊天不弔於己酉
夏杪先大人感痰疾見背兩幼弟又相繼痘殤余家事蟄
集煢煢孤立頽葛不振者數年雖幸掇青衿而於先大人
手批義蘊未嘗領會萬一故壯歲蹉跎四十無成每風木
關心南陔抱痛牀頭愧汗實涔涔下耳季弟彪踔躒英多
弱冠已埒黌序可謂讀父書而無愧者余復以家事累之
俸內筦薪水外課耕耘年近三十未獲一第以慰九原職
予之辜亦復何辭庚午春余授生徒於城計吾父批書之

歲二十四年矣所留敗頁殘帙零落於魚蠹鼠牙中者剝蝕殆盡因補葺而重訂之後之子若孫能綿厥世德恪守一經俾前人手澤歷久彌芳則余死之日猶生之年至於拖青紆紫必欲從書本中以市功名則非余拭目於來者也今特歷敘生平不敢稍諱欲後人鑒余過於無窮

郭三老傳

三老祖父爲郭村人貧不能自活租余田以耕遂世佃於余郭無名里閭羣以三老呼之祖父歿長兄早夭妻死次兄析產他居遂誓不再娶獨與寡嫂二弱姪相依爲命余從父解組歸里見其狀貌癯且黑短小類侏儒樸拙寡言

幾疑其戇然一鄉人也及見里婦姑詬詈昆弟鬪牆子父
爭破糶而目皆爲裂聞三老至則愧然以解始異之進攻
其行與人信處已廉待骨肉温且摯固士君子之所難能
而可貴者也吾佃也乎哉吾師也今三老髦矣嫂亡則葬
以禮爲二孤娶婦課其力農仲兄死棺殮皆已出仲之子
不能自存復推食予之勤勤懇懇三十年如一日及諸孤
有子早暮操作各能自給三老遂不復勤苦冬則曝旭日
於蔀簷夏則攜雛孫於桑陰徜徉自適以樂餘年未嘗壟
斷爲後人馬牛達乎達乎吾佃也乎哉吾師也西村有李
翁者腴於財每遇凶荒三老輒貸之翁焚契不取其直曰

君長者也必不我負其生平取信於人類如此余負性躁
褊事不快意輒瞋目張髯氣湧吭問咯咯不能語三老過
且笑曰郎君讀書人也氣質若是所讀何書哉余愧汗涔
涔神骨爲悚每念其貧老嘗付二十金俾逐什一之利過
數日忽歸金於余曰僕拙於計會且郎君鬻產銀也恐一
旦相累無以見主翁於地下不若贖田數畝俾老佃力耕
則幸甚余唯唯嗟乎三老貌寢形陋一蓑一笠與樵夫牧
豎耦目不識聖賢書耳不聞忠孝廉節綱常名教之言而
能率其樸誠獨與道爲準固士君子之所難能而可貴者
也吾佃也乎哉吾師也每歲時伏腊酌村醪奉二物爲主

新車車世系卷二
人壽或義麥分粒或孝甚餘旨芬馨之氣沁人心脾知三
老贈我多矣因爲之傳

蛛說

辛酉季夏余讀書於牧山叔父之西園時暑氣未除彳亍
庭門納梧蔭之涼歛見一蛛大如拇蠶其腹結網於簷內
遮采愚外連樹杪爲大網形若張箕西偏有一小蛛形類
黍網僅如錢絡緯如織不越寸咫叔父顧余笑曰侯伯之
於附庸亦猶此二網耳時小蛛伏簷下大蛛踞箕網心以
俟蟲之投忽有一蠅遽觸錢網中不能脫大蛛無所獲方
餒甚遂踰已網而啖之小蛛適從簷下來挺身一撲大蛛

則逡巡莫與爭焉夫以大蛛之力與勢匪唯可據此蠅也卽取小蛛而噉之不過提挈間耳乃甘讓而莫與競者理有所虧也錢網旣罩一蠅則分爲小蛛所有故甯枵腹守空網而不敢稍肆攘奪義哉蛛乎越夕叔父晨起漱口於楹隈仰見箕網中盡獲甚多錢網中無所捕焉小蛛則沿箕網之闌徐徐噉食其餘而大蛛若憫其餓吻油油共食未嘗恚且逐嗟乎世之鬚眉男子塊然七尺軀生於天地間目識聖賢書以廉潔自抱此其生平夫豈蠕動之物所得而嬖哉及一爲利昏反嚙義違仁挾智力以逼弱小悍焉罔覺不窮其貪婪而不止焉亦知天壤復有此蛛乎

呂司寇著無如數帙余讀而有感焉因附蛛說於其後云

樊執中號敬亭又號迂村項城人乾隆甲戌進士諸生時
受知於尹元孚中丞肄業絃歌書院究心濂洛關閩之書
與湯大山先生交大山文正公曾孫也嘗曰余自與湯君
交後受其薰蒸陶鑄而飲食夢寐間時若登文正夏峰兩
先生之堂親聆告語然候選在籍掌上蔡書院立教大要
以踐履篤實忠孝廉節爲主而又以慎獨爲切要工夫學
者翕然宗之著有日省錄端蒙詩齊家論甲子年表歷古
堂集

爲學第一義

余自壯歲始反覆乎先儒之說而得其要今五十二矣迴

憶二十年來登鄉薦捷南宮既以守拙貶譏歸籍而後家庭多故又忽終天抱恨憂患之餘時作曠懷覺元會運世且如四時風花雪月之一過乎眼也功名蓋無足問矣然而清夜返心終有惕然不安者爲吾固學中人也而學果何爲乎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嗚呼盡之矣蓋夫己也者其性仁義禮智其情喜怒哀樂其官耳目手足其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衣服飲食所以爲養也宮室車馬所以爲安也乾坤爲之覆載日月爲之照臨君相被之以教化聖賢遺之以經書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己固天地之所貴也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所以異者

異乎己之心也吾見夫禽獸之飢而食渴而飲矣不必皆
竹實不必皆醴泉然而見幾而作擇地而處亦似有貴夫
己者且其中有父子焉有君臣焉有夫婦焉有昆弟朋友
焉至於犬馬之畜於家也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其耳目
無外誘在禽獸之中猶有異也已固儼然爲人矣枯槁者
不必深責夫豈無從事詩書之中而問吾耳目聰明安在
問吾手足恭重安在爲口體而欲飲食之豐爲飲食而恣
富貴之求其喜而前哀而返樂而自縱怒而相攻也造化
何所不容然而學非爲己亦祇禽獸畜之而已矣則甚矣
其不知自貴也是故古之聖賢上焉而若有愧於天下焉

而若有愧於人五事有一之不踐卽以爲虧身五倫有一之不盡卽以爲虧性曰明曰旦而已在所當敬以直之也大庭廣衆而已在所當義以方之也茫茫上下焉有中立之地朗朗舜蹠祇此俄頃之間辨之欲早斷之欲速言之猶易行之良難嗚呼世之害乎已而奪其貴者多矣余益以清夜自問而惕然其不安也因標爲已兩字以爲爲學第一義

爲已第一義

余之論學也以爲已爲第一義而爲已何所從入乎夫撥亂者先除其害其害不除而民生無由蘇也治病者先嚴

其戒其戒不嚴而元氣終難復也洪範曰又用三德正直
蓋難言之矣而剛克柔克實互爲用焉慨自教法不明一
切小學之事往往視爲緩圖童子稍明句讀而後卽教以
作文自非命世之儒大約皆始於泛濫詞章因文見道始
知返己內證當此之時如游百戲之場精神之疲敝已極
如脫陷溺之地衣冠之沾濡良多倫常之抱歉幾何事性
情之偏向幾何事言之玷疚幾何事嗚呼吾過矣清夜
捫心蓋不啻冷水澆背也且夫過固非聖賢之所諱也聖
自成湯而下賢自顏子而下書稱之易贊之而孟子之於
子路至舉其聞過則喜與大禹大舜並列卽吾夫子開端

論學主敬存誠擇交而後亦必要之以改過而他日更以不能爲憂然則古之學者爲己其必不自文也可知其必內自訟也可知先之以明繼之以果其或困心衡慮而後作也徵色發聲而後喻也於己去一分愧怍卽於己生一分志氣周易曰悔孟子曰耻其真遷善之門乎不然知其害而不能已是月攘一雞之智也且何異患色勞者更飲淫藥以縱慾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余以改過爲爲己第一義

古堂三戒

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則敬業樂羣於言爲宜然夫

子他日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好行其慧同歎其難
聖賢爲言而致其丁寧者不啻千百矣姑不備陳惟是書
院中多在青年故老成之談恒所厭聞其於書旨文章彼
此苦無定見往復之下各知謙退媿媿者十無二三若言
及婦女媠褻以至新奇可喜之說則側耳欣聽每每互出
所見以標新領異甚且未落已接一似言不盡意者然橫
渠曰戲言出於思也所謂敬業樂羣者果如是乎多笑傷
神留此精力以講書論文焉可也戒戲言

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詩又云同心師友真兄弟我
輩幸聚一堂他年德業文章皆自此出其超然獨信而自

立者固不待言卽一二時命不偶終身淪落之士而今日
相勸相戒藹然各出真性爲往還他年追及往事猶樂爲
子孫戚里告也夫一堂之士貧富不同名望不同少壯則
殊其年剛柔則殊其質一或意見不合而各與其所厚者
議長議短此隙一開則終身水火郁離子曰眼前言笑百
媚出孰知兵刃羅心腸奸詐者固無論矣學人各自爲己
方不知聖賢視我爲何如人而顧推吾兄弟而外之也自
輕實甚戒輕人

世之大戒有四而以酒爲先損性敗德耗少年壽命之源
者往往由之夫學人功課之暇杯酒爲歡以自寫其豪興

讀出師表讀離騷大儒亦曾有此然而余嘗驗之矣酒方
人唇話已出口或無意相角或狎昵已甚或道及無干語
言以長輕簿膽大心粗種種弊端隨其性之所之而騰口
而談者正難枚舉賓筵之戒良有以也而况講學之地乎
朱文公云酒以醉爲節聖人且慮其困也戒過飲

古堂三約

子曰士志於道又曰志於道而其自敘也亦必自志學始
古今來忠臣義士貞婦烈女下至一技之末未有無志而
能成者邵子曰遠舉必到之謂志今人偶爾動念旋起旋
止或有所爲而爲稍有時命不猶卽行改途或急起直追

生擒活捉力盡而返皆非志也夫行者赴家吾家何在飢者赴食吾食何在昔陸子講喻義一章原本於志吾鄉正公云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志可易言乎哉約立志

夫子以不忤不求貺子路之不恥中庸曰知恥近乎勇而孟子教人於恥之一字更反復提揭不一而足大約情有四以惻隱爲根而羞惡最其激發真切處人以衣服飲食不如人爲恥則爲無恥以立德立功立言不如人爲恥則爲聖賢天地父母生我望我爲聖賢乎望我爲不肖乎卽如眼前我若無於彼富貴者我所重乎道德者我所重乎

元公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余且反而自念矣約知恥
余嘗自叫生平除無知識外在家在外一言一動四十年
來合計之可信者不過一二端三百六十五日求五日無
過而不可得十二時中求一時無過而不可得每誦劉念
臺先生記過之格覺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竟無一片乾淨
地方欲登岸又入泥中嗚呼過者其常善者其偶浸浸不
已何所底止夫子論改過曰勿憚仲虺之稱湯也曰不吝
周子曰猶諱疾而忌醫今願與諸生自訟焉約改過